讀左補義 昭公 定公

宿

□ 12
3126
14

3126
14

讀左補義卷四十二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埭　埴　挍

昭公十

經 癸未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杜解〕孟僖子也。貜俱縛反。○婼至自晉喜得赦歸故書至。○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日抄〕杞平公自城杞以來倚晉以安。○子悼公成立。○冬吳滅巢楚邑。○葬杞平公

傳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名簡公〔杜解〕名莊公子盈南宮嚚南宮極子以甘桓公甘平公子見王子朝〔補注〕見子朝之亂皆世臣實爲之劉子謂萇弘曰

之極而下文介衆之詢方見轉身之妙

此亦士伯言於韓范而後得之自始至終多方排解而婼不之曉

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度謀也。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於我無害。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按尚書注夷人。謂平人。不能同德。終敗亡。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武王言我有治臣十人。雖少。同心也。今大誓無此語。按古文泰誓文杜預時僞泰誓無此二語。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於鄔。言子朝稍强。

甘桓之父平公勤王。爲子朝所敗。其子忘親事讎。劉子云甘氏又往。爲王危之也。萇叔以務德對。大哉言也。古今得天下。不外此語。其器識爲當時第一流。豈徒忠有足倚哉。

晉士彌牟逆叔孫於箕。將禮而歸之。叔孫使梁其踁。叔孫家臣。戶定反。待於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疑士伯來殺已。故謀殺之。欬若代反。右顧而笑。乃止。按呂云。叔孫前日直前不屈之氣。盡消索非也。叔孫自拚一死。先殺彌牟緩已之死。再與晉人講論。然後

不是寫婼負心。正見君子陰行其德。不比小人。唯恐其人不知也

士伯不特叔孫知已。且爲王室功臣。若范鞅來。是非又不可知矣。或以立於南面爲疑。以士伯之賢。豈同

死得明白。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久執子以謝邾。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按舍婼族以尊晉。史官之例也。傅士凱曰。叔孫父子。守正不阿。爲國之望。然豹遇趙孟。則以賢聞而免戮。婼遇韓范。則危困而幾殆。又可以見晉政之汚隆矣。

叔孫事事周匝。精悍梁其踁。始則從豹。繼又從婼。兩與其難。固叔孫之親臣。受命待門。亦當時之義士。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臨也。問周故。就問子朝敬王。知誰曲直。士伯立於乾祭。王城北門。乾音干。祭側界反。而問於介衆。介。大也。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衆言子朝曲故。

此敬王子朝興亡大關鍵。前此荀躒納王。至此猶問介衆者。蓋子朝工於辭說。鼓動衆聽。其黨日盛。而晉頃亦爲之

魏子之妄立於城門何由知其南面乎

動及景伯親至王城而衆口一辭云不納其使則知從前使臣至晉是非變亂也按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其三曰詢立君三公州長羣臣百姓以叙進而問焉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問於介衆其亦得古意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陰勝陽故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過春分陽氣盛時而不勝陰陽將猥出故爲旱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按克勝也陽不勝陰莫然不動將鬱積而發爲旱也莫字另讀梓慎以數窺之曰水昭子以理斷之曰旱而數終不足以敵理或曰日月陰陽之精水旱五行之氣兩不相及非也五行各具一陰陽陰陽變而五行應之安得謂其不相及也又謂陰勝陽是臣脅君之象原有是理若謂二子爲隱

若主室何四字得之士伯歸一番正論

點憂字使之知利害又引詩點恥字使之知羞愧期以明年反應上文早字

語指昭公之孫恐未必然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瑕杏敬王邑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嫠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恐禍及已今王室實蠢蠢動擾貌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詩小雅罍大器缾小器常稟於罍者而所受罄盡則罍爲無餘故恥之疏云瓶喻周罍喻晉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韓起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爲明年會黃父傳

王室之亂三年子朝定京都遣將攻掠城邑而東王日微士景伯介衆之詢邪正判然自當立舉義旗而坐視君父

馮云上篇是人心歸此篇是天意屬史

之危。晉人可誅也。大叔至晉。范獻問及。當有不安於心者。大叔命意。謂此時鄭人服晉既久。今又朝晉。以晉能庇已也。王室蠢動。絕不加恤。鄭或有難。安望庇予。寧事齊楚。毋使禍之及焉。蓋意在王室。郤不從王室上落。想名義不足以動之也。從鄭翻出正義。以爲從此諸侯在晉廷者無人。譬如人肢體麻木。不受針砭。惟於稍知痛癢處急下一針。於是應手知懼。懼者懼其失諸侯也。明年爲黃父之會。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秋。八月。大雩。旱也。終如叔孫之言

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禱河求福甲戌。津人得諸河上。珪自出水陰不佞敬王大夫以溫人南侵。晉以溫人助敬王南侵子朝拘得

雪汀曰自此秦璽漢符紛紛史策

料其亡邑而反得志文勢曲折

入正文

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王定而獻之。不佞獻王與之東訾。喜得玉。故與之邑。

楚子爲舟師。以畧吳疆。畧行也。行吳界。將侵之。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名也之。吳踵楚。躡楚踵跡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音岸勞王於豫章之汭。水曲越公子倉歸。遺也王乘舟。倉及壽夢。越大夫帥師從王。王及圉陽。楚地而還。孔疏倉與壽夢還越也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鍾離不書。告敗畧。歸義吳子遏死於巢門者。則吳之世讎也。然吳人無復讎之志。遏之卒去此三十餘年矣。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守巢鍾離大夫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詩大雅。厲惡。階道。梗病也。其王之謂乎。爲定四年吳入郢傳

越使歸舟。壽夢從役。振旅而歸。稱心之至。而二邑竟滅。則戍言驗矣。又謂亡郢之始。蓋四境國都之守。四竟不保。則國都危矣。引詩厲階。隱刺無極。每篇寫吳人得志。至此忽兩點越人。以見吳人殘忍。適與楚埒。入郢寓於此。而沼吳之人。未嘗不隨其後也。

經 甲申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有鸜鵒來巢（杜解）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曰來巢。非常。故書。○鸜。其俱反。鵒。音欲。○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季辛。下旬之辛也。言又重上事。）○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魯竟上邑。未敢直前。故次于竟。）（集注）不得入齊。待命竟上。齊侯唁公于野井（會通）書唁者三。罪齊晉忘大義而崇微禮也。按今山東齊河縣東。濟河北岸。○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宋地。按河南杞縣境。○子景公頭曼立。）○十有二月齊侯取鄆（以居公也。○音運）

叙桐門便為季孫寫照

傳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樂大心。居桐門。）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樂氏之大宗也。卑賤。謂其才德薄。）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唯禮可以貴身。貴身故尚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賤人人亦賤己。）能有禮乎。無禮必亡。（為定十年樂大心出奔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逸詩。）昭子賦車轄。（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為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近。言改禮坐。疏云。燕禮云。司宮筵賓於戶西東上。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西鄉。是禮坐。公西向。賓南向也。今使昭子右坐。令在宋公之北。同西向以相近。是改禮坐也。）語相泣也。樂祁佐。（助宴禮。）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可樂而哀

移席就語是有要事相商恐聞於外人耳情景如畫

上節明日二字最著眼此一段商酌在初至之時而明日方燕飲也

一憂字收泣哀等字

而樂哀。可哀而樂。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精血也。爽明也。心之精血屬陰。爲魄。心之神明屬陽。爲魂。魂魄去之。何以能久。爲此冬叔孫宋公卒傳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平子庶姑。與公若同母。故曰公若姊。生宋元夫人。平子之外姊。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平子人臣。而因卿逆。季氏强橫。公若從。從昭子謂曹氏。宋元夫人。林解曹。小邾姓。勿與。魯將逐之。呂說凡出師鄰國。與夫除權臣之謀。不可三人共。昭公欲逐季氏。其謀未發。先使異國聞之。其不審不密可知。平子之爲備必久。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文子。武子。平子。魯君喪政四公矣。宣。成。襄。昭。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詩大雅。言無人。則憂患至。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爲下公孫傳

此爲婼如宋傳。以中段爲主。婼與平子皆國正卿。季孫以聘宋爲名。而使昭子爲已逆婦。儼然以國君不得親迎。使上卿逆之之禮自處矣。此不待昭公孫齊。而後知意如之無君也。首段以右師引起。見叔爲季逆。是卑其大夫。且自賤其宗也。無禮必亡。子孫之微。豈待陽虎囚桓之日哉。及既聘而享。車轄之賦。已成昏也。明日宴飲。嘉禮也。相與對泣。即樂祁謂其可樂而哀。而所以哀之故。則未之及。傳於是追叙公若言昭公欲去季氏。此在成昏宴飲之前。夫乃知昭子之甘爲季役者。蓋斯時公與意如之隙。已成濟國。有心助君。無術因以此行謀之宋元。元公有感於樂祁之言。愛莫能助主賓相語。而不知其涕泗之橫流也。厥後婼卒。而宋元以納公自任。非不負前言於地下哉。或云。元

謀王室極其紆緩

於寢干枕戈之會問揖讓周旋之禮便是不知禮

公既知季之不臣何以愛女妻之不知從前納吉納徵諸禮已備今特使人逆女耳詎可失信於魯曲棘之行尤見天理之正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王室有子朝亂謀定之趙簡子趙鞅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納王於王城補注又曰明年傳見不唯怠且觀望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經者道之常地之義也義者利之宜民之行也行者人所履行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氣為五味酸鹹辛苦甘發為五色青黃赤白黑發見也章為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民失其性

一為字領起九為字

調法昌黎原道本此

滋味聲色過則傷性疏云老子云五味令人口爽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言其過耽則有此病是故為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為六畜馬牛羊雞犬豕許六反五牲麋鹿麕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以奉五味為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火畫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兩已相戾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按杜分華蟲為二華為草華蟲為雉也故為九章鄭氏以華蟲為雉也加以宗彝謂即虎蜼宗廟之常器也虎取毛淺而有威蜼取毛深而有知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六采畫繢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黃皆相次謂之六色五章以奉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解見二十年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婿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附注言其親疏倫序比象於天文之行列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

伏好惡兩層調法畧變

俞云喜怒串好惡

好惡串哀樂

王或菴曰此傳章法甚奇謀王室主也論禮賓也但以太叔論禮甚備而謀王室無事可詳遂成倒賓作主之法以論禮爲中權謀王室禮之大者借爲前茅不恤王室無禮之大者借爲後勁倒之顛之轉移由我

德教務其時要禮之本也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雷震電曜天之威也聖人作刑戮以象類之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爲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統箋信以行賞令以行罰皆在審而行之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林解哀樂不失其正乃能則天因地和叶於陽生陰殺之性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以相成者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曲直以弼其性疏云性曲者以禮直之性直者以禮曲之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二王後爲賓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在僖二十八年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樂大心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言不善無大此者爲定十年宋樂大心出奔傳

天王播越四年豈直同室之人鬬者而不被髮纓冠救之無人心矣乃王室爲朝不謀夕之急而諸侯有翫日愒月之安躬不就赴委之大夫雖輸粟具戍蔑禮甚矣況如宋之勉强受事乎故經不書謀王室但言十國大夫之會壹若不知何事而會者而傳於中段詳叙論禮何也蓋王室

之亂。晉以盟主。擁兵坐視。宋爲上公。不肯受牒。子太叔以天經地義民行。大聲疾呼。使之曲直赴禮以成人。而說者謂干戈擾攘。遑言禮教。不知此正與原伯魯不悅學參看。不學則上陵下替而無禮。上不知禮。下不知學。故助亂者。衆王室所由亂也。前鄭伯如晉。以利害怵之。始爲此會。茲復於天性本原上痛切指陳。有禮則生。無禮則否。振其沈魄。而使知君父之尊親。非由外鑠。禮明則亂自定。故齊將爲陳氏。晏子告景公。亦以爲惟禮可以已之也。春秋大旨。歸宿於此。豈徒爲權臣佩服已哉。

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補注〕釋經之義備矣。以下乃好事者所增益之。師已。魯大夫。音紀。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孔疏〕此鳥以兩字爲名。但

唐云連用六鸜鵒字而不覺堆垜可見天巧非人工又云純是一片天眞爛熳爲後世史載童謠之祖

謠辭必韻故分言之。公出辱之。言鸜鵒來則公出辱也。鸜鵒之羽。〔林解〕羽飛貌。公在外野。往饋遺也之馬。鸜鵒跦跦。跳行貌。張于反。公在乾侯。徵褰袴也與襦。內衣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裯父昭公死外故喪勞宋父定公代立故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昭公生出歌死還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將及禍也

張元德曰。邵子曰。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鸜鵒不踰濟而至魯。豈非自南而北之驗哉。當此之先。楚雖爲列國患。而齊晉猶足以抑之。自此之後。晉伯不競。吳越皆迭主夏盟。諸侯斂衽事之。馴至大亂。知鸜鵒來巢之祥。不特昭公出奔之兆也。

鸜鵒鳥穴居。不巢於樹。何氏曰。宜穴而巢。權臣自下居上

此爲公孫於齊至叔孫婼卒傳分兩截讀以如墓謀遂行截開已上不聽鸜言而不復也

之徵也公卒爲季氏所逐
秋書再雩旱甚也（折衷書之明其旱甚又雩也公羊謂聚衆逐季氏遠矣）
豐氏謂孔子時年已三十五矣譏公不能用夫子以消旱災然子家羈日在側而有謀不納安能用聖人也

初季公鳥（公亥之兄平子庶叔父）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即公若）與公思展（季氏族）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治其室及季公鳥妻（公鳥文子故）鮑與竇人官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已以示秦遄魯大夫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之妻（公鳥妹秦姬也）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平子曰展與夜姑將要（要劫我以非禮）余（秦姬）以告公之（亦平子弟）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目申不得請有司逆命（執夜姑之有司欲迎受殺生之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世學意如信公若有盜嫂之心與展與夜姑同辱季姒搆與趙朔妻欒盈母相類而意如專擅二家相）季孫之雞鬬（季平子郈昭伯故雞鬬）郈氏介其雞（雞衆）季氏介其雞（雞距）怒其不益（益宮刑氏爲之金距平子怒（怒其不已）郈氏爲之（藏責也）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藏昭伯爲（藏昭伯）侵郈氏宅且讓（責）以自益（藏昭伯）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世學故弗納蓋活婦讒搆與趙朔妻欒盈母相類而意如專擅二家相）季郈之雞鬬（季平子郈昭伯故雞鬬）郈氏介其雞（雞衆）季氏介其雞（雞距）怒其不益（益宮刑氏爲之金距平子怒（怒其不已）郈氏爲之（藏責也）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藏昭伯爲（藏昭伯）侵郈氏宅且讓（責）以自益（藏昭伯）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世學故弗納蓋活婦讒搆與趙朔妻欒盈母相類而意如專擅二家相）季郈之雞鬬（季平子郈昭伯故雞鬬）郈氏介其雞（雞衆）季氏介其雞（雞距）怒其不益（益宮刑氏爲之金距平子怒（怒其不已）郈氏爲之（藏責也）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藏昭伯爲（藏昭伯）侵郈氏宅且讓（責）以自益（藏昭伯）

三段首言季氏之擅殺次橫無君甚矣
季郈之雞鬬（季平子郈昭伯故雞鬬）季氏介其雞（雞衆）郈氏爲之金距（距）平子怒（怒其不已）益宮（藏）郈氏爲之（藏）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藏昭伯爲（藏昭伯）侵郈氏宅且讓（責）以自益（藏昭伯）
季氏介甲也高誘曰氏春秋註作小鐵著雞頭
其再三乞憐服罪情狀正見一派詭辭也如無上三段反覺昭公太過虛者實之實者虛之俗舞于庭反有六十四人藏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不及于祀也今此禘子襄公之立經皆書之此大夫立二宮何緣不書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于公爲子務

子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前平子怒拘臧氏老（休解事見此年冬十二月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當三十六人疏云季氏私祭家廟與禘同日樂人少季先使自足也按舞襄廟者二八而季氏八佾舞于庭反有六十四人藏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不及于祀也今此禘子襄公之立經皆書之此大夫立二宮何緣不書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于公爲子務

禘者如閔二年禘于莊公趙匡云煬公亦然杜皆謂別立廟則武宮昭公

季孫非不當討而倡始者公若和之者郈孫臧孫成之者公爲公果而孟叔兩家皆不與聞故以子家羈之言勒轉

安頓叔孫爲文讒戾戕公出脫細心

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貴皆公弟音奔公果公貴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之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執之亦無命也獨言執之無赦命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謂僚相爲小人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言逐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子家羈莊公之元孫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受惡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直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退去使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恐受洩命之罪故留公宮以自明宮說此下面雙俾與左右二三大夫狹私怨而謀安能成事叔孫昭子如闕魯邑公居於長府府名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乎子登臺而請曰

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魯城南自有沂水平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欲出城待罪也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己出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隱約窮困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懸作弗可知也懸繫也日冥奸人將起叛君助季氏不可知衆怒不可蓄也季氏蓄而弗治將蘊積也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附違謂同惡相求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宮說當時欲逐季氏言出於口停待數月其備如何不素何故公遂入季門季猶未覺此見季氏機譎之深欲歸咎於公見有殺他之迹陽爲不敢拒君之狀爲後日文過之地觀公能入其門而不能登其臺足見季之備於內者素矣公君臣以爲唾手可取唯子家羈識其好仲孫忌叔孫氏之司馬讒戾言於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其衆曰若之何莫對衆疑所助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讒戾曰然則

三弗許與三怨映照仍以子家羈折轉

俞云隱民取食田常篡齊三家分晉皆爲此同求將合暗指孟叔兩家

二語是三家主腦

之極

二氏即不助逆季氏之卒亦足逐公不過欲卸罪于二氏已避其名耳明寫二氏却暗寫季孫

已到水窮山盡却仍以子家羈折轉開出一條便路來至此不從安得不出

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陷公圍也陳傳言叔季於是始合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言無戰心也冰櫝丸蓋或云櫝丸是箭筩其蓋可以取飲音據遂逐之逐公徒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使若非君本意者君自可止不出意如平子名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辭先君且謀所奔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是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於平陰爲近故也補正近謂近魯平陰近魯野井近齊郤氏曰齊侯言爲近魯之故使有司先待平陰將自往迎之而魯侯已至於野井此寡人之罪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物事也謂先往至野井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

此叙經唁公于野井齊侯侃侃若真能討賊而仍以子家羈折轉言之太易已無踐言之志

此又爲八年中處處阻公伏脉

社二十五家爲社千社二萬五千家欲以給公以待君命待君伐季氏之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孔疏謂得齊千社復得魯國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按以周公所封之魯胙君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孔疏既失魯國而以千社爲臣於齊從君者皆將棄君去矣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明也罪之有無繾綣不離散從公無通外內按以從公不通外內者爲無罪否則有罪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按言吾或欲通外內之言彼此解說且欲諸臣出奔令公自歸魯而諸臣以爲皆有罪是好亡惡定矣三句是倒裝語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

來何暮也儲云叔孫不出鬷戾之兵必寢

此段叙經叔孫婼卒

有異志不從叔孫也無以見公故一死謝之

自公孫于齊至此叙公不復之由

何爲而何守焉（附注）而何必守此盟誓之言也乃不與盟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輯傳）安衆安助季伐公之衆也即此可知叔孫不如闞亦不能伐季氏也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伏兵疏云昭子謀歸安衆而後納公則獨公得入從公伐季氏者不得入故欲殺昭子也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辟伏兵）平子有異志（不欲復納公）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恥爲平子所欺因祈而自殺補注）昭子欲兼存叔季相爲唇齒而已使能以已邑爲公邑已徒爲公徒外請齊晉宋衛以討季氏季不爲僇乎使齊晉果援季氏亦不過能亡而已惜其蔽于患失而徒死也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疏云劉炫云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古者馬以駕車不單騎也曲禮前有車騎此漢世書耳補注）公羊傳齊侯唁公于野井言以鞍爲几與此言乘馬相合則當時固已有單騎者

傳以子家羈爲樞紐前叙王怨發難臧郈輩以爲奉君命討賊臣名正言順而子家直以讒人抹煞之蓋意如有可誅之罪而諸臣非討賊之人且政在季氏而二家不與事必無成自起處至此一折正昭公存亡之機也愎諫不從出奔已得其八九矣忽插叔孫昭子如闞大是可疑若明知亂作授意鬷戾而已避之則昭子不爲若云不忍目覩則何弗身與救正愚謂昭子斯時必以不可告公與子家脗合公以其不足與謀也故自居長府而使之如闞與後此子家止鄆戰而公使子家如晉意同傳兩句對叙其旨

已明。意如賊臣也子家勸君歸國甘與比肩事主何哉。蓋季孫援結晉臣以制其君其助臣辱君公之積憤非一日是以不之晉而之齊。然齊之臣猶季孫也安能納公。故意如有改顏之說將用以爲歸公之地其所以不歸者則在臧孫載書數言蓋諸臣與季爲讎倘齊晉討賊則定策之功同於再造如季孫改事歸君則諸人勢難同反故必繾綣從公此全爲身謀不爲公計八年中處處阻抑不外載書數語若公徒者從公之士卒也嘗執氷而踞矣其合力阻謀皆諸臣使之也。平子有異志一語爲後七年圍成成拒居鄆鄆潰鄆陵徒盟會亟無益諸傳之綱出奔之君得以反國者以其中有故君之人也若意如爲主而二氏助之他如子服氏子叔氏皆受制三家無敢爲異則民皆其民臣皆其臣舍子家昭子外更無第三人子家從亡昭子已死是以不必有立君之名而儼然主喪也。公伐季孫使郈孫迎孟氏時孟氏未有專屬不敢顯然伐君也。登高望見叔孫氏之旌方知殿戾助季遂殺郈孫併力伐公是昭公之孫不可謂非叔孫氏之力也昭子歸自闕使畧出其逐豎牛拒晉卿者縛殿戾殺之因以討季固自優爲然而早知其不能也其曰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夫逐君之賊九世之族將廢夫誰爲其子孫而祀之則其志欲存季孫非欲討季孫也蓋無季氏是無叔孫一語淪入三家之髓欲全吾君又欲保季以全吾宗忘君不義背族

周云前被華向之亂深痛于心[illegible]魯誅賊臣[illegible]大義固天[illegible]果毅亦經歷

不祥勢不得以兼盡故未事而涕泗橫流事至而萬難措置迨爲季孫所賣而名義至重臣罪當誅不得不出於匹夫之輕其生矣故謂昭子爲詐忠者謬也可以愧何忌之忘君而謂其明乎國爾忘家之大義則遠不如子家羈啗以立後而飄然不顧也

壬申尹文公（子朝黨）涉於鞏（於鞏縣涉洛水也）焚東訾（敬王邑）弗克

尹氏兵力甚強所過必克而東訾獨能拒守猶見大義在人

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請納公）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元公父）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謂華[illegible]）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

使然將行有夢見死屬前定梁邱不得藉口

領以歿唯是楄柎（棺中笭牀也。楄蒲田反柎步口反）所以藉幹者（幹骸骨也）請無及先君（欲自貶損）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昵近也降昵宴謂損親近聲樂飲食之事）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言君命必不行祇適也）宋公遂行己亥卒於曲棘（爲明年梁邱據語起本）

宋元不顧昏姻之好爲納公如晉高出齊晉還矣故卒於宋地而魯史書之蓋予之也傳識其命葬無及先君一言宋自文以來始用人殉厚葬過於王禮元公欲自貶損盛德事也仲幾不能將順其美可勝浩歎然傳不叙葬宋元公之下而大書於此以見元公明知此行不歸而志在納

與宋元一眞一假映照

儲云問奇答奇

公力疾不顧於昭子一泣可謂生死不相負矣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欲取以居公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

齊侯不伐魯正季孫之罪而但圍鄆又不踐千社之約而取鄆於魯以居公皆所謂無信也蓋其遠唁也意在拒其入齊之都也其取鄆也意不在復魯之國也齊侯本無急義救患之心矣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龜所出地名僂力主反句居具反以卜爲信與僭僭吉僭不信也臧氏老將如晉問問昭伯起居會請往代家老行昭伯問家故故事也盡對及內子昭伯妻與母弟叔孫則不對若有他故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又不對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按山東東平州東有郈城郈魴假郈邑大夫魴音房

使爲賈正焉掌貨物使有常價若市吏計於季氏送計簿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里名之閭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相怨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立以爲臧氏後會曰僂句不余欺也按傳言季孫爲臧氏立後以收人心

僭而吉者豈獨臧氏之子乎傳寫臧會全神盡注意如然不足以扶世教不載可也宋元信而凶臧會僭而吉兩事並列然元公之信昭著千古會之僭小人所不爲也

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還復茄人於州屈屈居勿反茄音加城邱皇遷訾人焉移訾人於邱皇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使二大夫爲巢卷築郭也卷邑名禖音海卷音權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

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爲明年楚子居卒傳）

熊居末路惟有築城築郭以備吳而已

經　乙酉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杜解）三月而葬速○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孟氏邑不書齊師帥賤衆少重在公）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地闕陳傳參盟也晉不復主盟○鄟音專）公至自會居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子昭王軫立）○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言王入在子朝奔後經在前者子朝來告晚接已踰年稱天王其居其入不言使之者天王至尊史官立言之體也）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陳傳召伯召伯奐也詳說一以字在劉單爲褒在尹召爲誅）

傳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補注經併上圍書取）

齊侯取鄆爲已有以居公也及二十九年鄆潰而鄆田遂非魯有定七年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虎敗奔齊而鄆又入於齊矣至十二年三田之歸而始爲魯有焉

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逆賢侯之治命踵先君之侈妄其所爲禮乃宋人之禮而非君子之所謂禮也

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

言魯地也四字直注到三十年經書公在乾侯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杜解）豐賈二人皆季氏家臣以幣錦二兩（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縛一如瑱（充耳縛卷也急卷使如充耳易懷藏○縛直轉反瑱它殿反）適齊師謂子猶（梁邱據）之人高齮（子猶家臣）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言若能爲我行貨於子猶當爲請使得爲高氏後又當致粟五千庾庾十

齊侯有納公之意如親至圍魯季氏不郊迎謝罪而公然抗拒足以激怒齊侯而事難處矣

於是先止公行使委其事於公子鉏而後彼此心照妥皆錦幣之有靈也故行賂一段爲全篇王腦

六斗凡八千觔臣傳申豐學問贍敏然知守正於季氏而不知效忠于昭公失輕重之義矣高巍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巍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爲數林解子猶受之財猶材也許賂子猶百兩以此二兩爲先幣欲行其說故先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示欲盡力然據有異焉異猶怪也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納魯君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卜知可伐否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呂說齊君下令於國非不信然病根却在梁丘據魯三家臣雖在千里之外亦能逆知齊侯病根所在而投之毫髮不差成大夫公孫朝謂子家曰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以成邑禦齊師詩納質恐見疑既戰之後公子鉏復命另有一番話俱包在無成二句內

諸云只叙數人數事而齊不爲寇魯不忠恤情事如畫文之與哨後史絕响矣

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壞也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於齊公欲降使來取成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於淄水名者曰將以厭衆已降也厭於冉反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降告齊言衆不欲師及齊師戰於炊鼻炊鼻地齊子淵捷從泲聲子魯大夫射之中楯瓦楯眷縣朐汰輈七入者三寸入楯瓦也朐車軛輈車轅縣過也汰大也過也朐聲子射其馬斬鞅靼也以爲人以爲靼戾其御曰又之射餘入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靼其御曰又之射餘入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靼其御曰又之射餘入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靼

周云相護相惜似假似直添毫欲活

不是寫顏鳴正見齊不加害魯人無畏寫

叱冉豎（季氏臣）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武子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孔疏鬒稠髮也言鬚眉皆稠多甚口大口也鬒之忍反）平子曰必子彊（武子字）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僞言不敢違季氏）林雍羞爲顏鳴右下（皆魯人羞爲右故下車戰）苑何忌（齊大夫）取其耳（不欲殺雍但截其耳以辱之）顏鳴去之（其右見獲懼而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復欲使苑子擊其足）苑子刜（說文擊也音弗）林雍斷其足鑿（一足行遣政反）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言魯人皆致力于季氏）

此爲公圍成傳經不書會齊侯以齊侯原未嘗至魯也不書公以齊師以徒有齊師之名如未嘗有師也成爲孟氏邑即公之成也公親至成而季孫悍然拒戰猶曰事君如在國乎季孫首惡也鬷戾在師可知叔孫亦至孟叔二氏

賊黨也申豐女賈賊鷹犬也而齊軍之討賊者無一非賊之羽翼然則圍成者獨一公耳故但書公圍成傳曲曲寫來使聖人一段悲憤之心皆從三字中流出　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二句頓起而下一大段節節與之相反而納公之意頓隳方知子家不信二字早已斷定使公子鉏帥師則據已授意於鉏鉏已徧喻諸大夫夢夢在師中獨有公耳斯時帥師伐魯未嘗先欲圍成也公孫朝爲季氏自出一色誘之圍成鉏非不知也以公在行間聊盡人事未嘗不射彼射中楯此射中馬未嘗不殪殪止一人魯人誤以子車爲鬷戾反助子車子車告以我爲齊人不勞出力囊帶再叱不遺一矢陳武失弓竟用舌戰林雍顏鳴俱

劉子又一勝一敗想見晉師之急

敬王幾乎無

爲季孫出力雍讓善而不戰受傷而奔猶能生反鳴冒險以報德三呼而出如入無人咄哉苑子一耳一足獻俘昭公蓋受命於公子鉏只如此也斯時齊師魯師心目中各有一季孫彼我暗會遂爾結局而昭公從壁上觀猶以爲真來伐季真欲納我也是可悲矣

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劉蚠之屬）敗王城之師（子朝之徒）於尸氏（地名按今河南偃師縣西南殷西亳也春秋時之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於施谷（周地）劉師敗績

秋盟于鄟陵謀納公也（齊侯謀王荊石曰景公假納公之大義爲糾合之謀）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師敗懼而出疏云自劉而出）庚午次於渠（周地按今河南洛陽縣）王城人焚劉（燒劉子邑）丙子王宿於褚氏（按今洛陽縣東）丁丑王次

地可容而以晉師一筆幹轉何等氣燄

俞云陡拔

俞云同一讓國臧札以和婉子西以嚴

於萑谷庚辰王入於胥靡辛巳王次於滑（萑谷胥靡滑皆周地胥靡滑本鄭邑按今偃師縣東南有胥靡城滑即在其南陳傳備敬王播遷之苦萑音丸）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晉大夫）守闕塞（守之備子朝按今洛陽縣南闕塞山即伊闕口）

先用師守伊闕口絕子朝來路也嗚呼王室大亂五年非劉單二公晉師雖出將索之於枯魚之肆矣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平王之長庶）曰大子壬（昭王）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言王子建聘之是章君王之惡）國有外援（秦也）不可瀆也（瀆慢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不立壬秦將來討是速讎也）亂嗣不祥我受其名（受惡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滋益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

峻令尹欲市德而專政故句句斬截

大書王起師正名也

逸得周室典籍不止三墳等書矣故戰國周原孰周之博雅其來有自

終王事竣

昭王

子西語步步嚴峻非此不足以斬令尹之邪心也有此一段本領便是他日恢復紀張本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於滑（起發也）辛丑在郊（郊邑）遂次於尹（子朝伯盈本黨子朝晉師京辇）十一月辛酉晉師克辇（知躁趙之師）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本黨子朝晉師京辇）知子朝不成更逐之而逆敬王王子朝及召伯毛伯得尹氏周（重見尹固名者）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子朝黨）奔莒（周邑）以叛召伯逆王於尸及劉子單子盟（尸名伯新還故盟按盈逆王不遂軍圉澤（周地按今洛陽縣東境）次於隄上（隄音低）癸酉王入於成周（今洛陽）甲戌盟於襄宮（襄王晉師之廟）使成公般（晉大夫）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於莊宮（在王城繫疏）

十二年城成周蓋敬王入王城而弗居遂定都成周也王子朝使告於諸侯曰（補注傳見于朝）天不弔周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奔在王入前書在王入後王入乃告諸侯昔武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不敢專故且爲建母弟）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於難則振救之至於夷王（厲王父）夷王（厲王之末周人流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本紀彘之亂太子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太子得脫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元年是其釋位與治王政也）厲王（厲王死於彘二相至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之義）宣王有志而後（補注傳見于朝）心戾虐萬民弗忍（附注劉炫曰不能忍王之虐也）居王於彘（居王之宮公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得名公以其釋位與治王之政事疏云周本紀及補正主之非是）宣王（宣王乃致其宿政於王效致與之義）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愆失也）攜王（攜幽王子）

振救二

注南漢曰此文可配呂相絕秦振救二字全段之綱俞云二句提起

又云振救一

振救三

束一筆

振救四五

又一束

先叙天意以動諸侯文勢亦不徑直

少子伯服。奸音干下同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宜白用遷郟鄏。幽王后申姜生太子宜臼。王幸褒姒。生伯服。欲立之。而殺太子。太子奔申。申伯與鄫及西戎伐周。戰于戲。幽王死。諸侯廢伯服。而立宜臼。是爲平王。東遷郟鄏。劉氏炫曰。如國語史記之文。既虜褒姒。必廢其子。未立爲王。而得稱攜王者。或幽王死後。其黨立之爲王也。諸侯廢之。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於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於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黜去也。晉文殺叔帶。鄭厲殺子頹。爲王室去不端直之人。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襄王孫六年。魯宣八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頵王。頵子斯反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靈景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謂子朝也。今子朝以爲王猛。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謂楚也。今子朝以爲晉。疏云。此妖語。若神馮之。故云降妖也。受其亂災以上。皆是妖語。至於靈王以下。皆子朝演說。至於靈王。定王孫生而有頵。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靈王子克終

四字有力以下見救振無人

以振救望之是正意

子朝所恃一長字不知子猛敬王皆太

其世。今王室亂。單旗。穆公劉狄。劉蚠剝亂天下。壹專也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言先王無常法。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傅氏曰。好行禍亂。不相弔恤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貫習也。瀆易也。慢棄刑法。倍好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謂景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攝持也。贊佐也。思肆其罔極。肆放也。茲不穀。子朝自謂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至也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赦其憂而圖其難。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此所謂先王之經。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孔疏。公卿不得私附王之庶子。而妄立之。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在十五年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

子母弟也

斷結
儲云觀于馬言知當日亦稱其文辭

間錯先王之制疏云襄三十一年穆叔曰子野非適嗣何必娣之子然則適嗣立而死當立娣之子也此子朝之母必賤於猛母故朝不言母之貴賤亦唯伯仲叔季總謂諸侯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傳終王室亂

晉師克鞏召伯即反正逐朝王入成周轉危爲安不藉諸侯之力晉之功也豈得以前日之罪沒其今日之善哉或曰戍周而還其事已畢而復錄子朝告諸侯之辭何也曰正表劉單及晉人之功以發明經義也彼先叙成康庸建母弟意已注到晉人兩提昔日之兄弟以見今日之兄弟不然也因託爲秦人降妖以惑衆志而深斥單旗劉狄之倡亂傳之意正大書劉單名見首明大義爲王室紓患賴

從天說到君
從君說到民
民心所在即

此兩人也再叙晉爲不道是攝是贊使不穀播越荊蠻傳正見前此觀望晉人之罪今日勤王晉人之功也末又歸罪單劉贊私立少極其痛心傳正見悼王雖少而實嫡二公所輔者正崎嶇萬難卒成其志可藉手以告先王也即其憤恨之淺深以別事功之大小傳有借人詆詈爲已褒稱者此類是也結段點出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明正其罪則彼之娓娓先王者正其干犯先王也彼時時遣使以搖晉聽者卒見棄於晉也斥之曰無禮而子朝之案定矣

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不書魯不見疏云彗即孛也齊侯使禳之祭以禳除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欺也焉天道不諂疑也他刀反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

天意所在公之失德一穢字盡之穢於國則在厚斂穢于家則在寵嬖下裁三問三荅已括其中

吾以爲在德句是觀天象後放心不過語又是聞讖言後留心不過語

周云此語如夢初覺

禳之何損按減也詩大雅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共也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違也以受方國言文王德不違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逸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言追監夏商之亡皆以亂故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祀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我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區烏侯反其施之民也厚謂以私量貸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

切實指點是對症良方我不能三字昔覺而又夢疾不可瘳矣

結出天地與我字

不及國孔疏國人是國君所有大夫不得妄施樹已私惠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守常士不濫不失職官不淫慢也大夫不收公利私解大夫不得作福以取人心業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有天地則禮義與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諫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不自專婦聽而婉順也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上之稟受也呂說人君不受忠言猶可望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稟於天地以爲有轉移道理聽而不用人君之大患也孔子大聖人不能移景公之心況晏子乎

上言天道下詳人事上言脩德下言上禮總以君心爲主

而天意民心皆準諸此彗者掃除穢惡天著象以警人君者也公早聞晏子之言有儆於心慮齊國歸於有德固已休然於已德之無以凝命晏子乘此將平日所欲言而難於顯言者盡情發撝明白指出陳氏公以厚斂敺之陳氏以厚施取之曰後世少惰見繼嗣可危曰國爲其國見唾手可得而公欲於萬死中求一生路則告之曰禮禮者脩德宜民之實也大夫不得厚施只說得一面必薄斂厚民使咸得其所而後強家無從市德晏子之語未畢而公謝曰不能孝子之於父母也疾不可救而藥不能已晏子於公亦然公之病固在厚斂亦在嬖子嗣立致生邪心故從大倫上立論君令臣共士事疊作兩層諄復不置正禮之條目孔子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脩德格天之大原也結出稟於天地以爲民民心歸則天心享陳氏者齊之彗也上禮以脩德則彗將滅矣何忠焉　春秋盟宋後晉霸將息傳之意未嘗不愾然歸望於齊也故昭公之世載齊事獨詳景公有志圖霸而晏子亦管仲之亞也當此荆楚已衰晉人無志言聽計從天下諸侯至齊廷矣無如恍而不繹痼疾難瘳晏子於欲誅祝史篇已云不恤後人至此詳言之以冀公之一悟而公猶以爲未必然也

吾郡周鄭山容以晏子爲鄉愿且云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者斯人也予以爲不然平仲蓋君子而未仁者也迹其生平和同之辨踈貴之諷諫誅祝史勉君脩德不憚指

斥陳氏得不謂之君子乎而盟崔慶於大宮周旋於欒高陳鮑之間即謂比於小人可矣然其不失爲君子者忠君愛國之心繩愆糾謬之義救時濟變之才皆無愧於仁人有時而從俗則避害之心勝而全身之慮周也避害以全其身而不當於理則私意也仁人無私故曰君子而未仁

讀左補義卷四十二終

讀左補義卷四十三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　參

男　埭　埴　挍

昭公十一

經　丙戌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杜解自卿行）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吳弒其君僚○諸樊之子光弒僚自立是爲闔廬○楚殺其大夫郤宛○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弟聲公野立○邾快來奔快邾命卿也經筌魯蓋畏邾討特陰誘其臣而弱之故來奔者四竊邑來者二魯實利之（詳說書之非誅叛人實誅季氏也）○公如齊自鄆行公至自齊居于鄆

傳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杜解在外邑故書地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前年楚平王卒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皆王子壽夢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賢壽夢欲立之札不可乃立諸樊諸樊卒立弟餘祭餘祭之末年吳公子光使刺王僚而自立是爲闔廬

遏於窮窮水按在江南雩都縣西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沙水名汭入也

遏於窮窮水按在江南雩都縣西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沙水名汭入也

東地今懷遠縣東北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於潛吳師不能退遇林解遇窮之師當吳之前至潛之師要吳之後楚師彊故吳不得退去

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欲因其師徒在外國不堪役以弒王

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心便是死徵

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心便是死徵

鱄云橫插此筆爲末段伏脈與叔叔孫昭子如闕同

束筆起下

周云季子在國猶知顧忌勞與掩餘輩

並出曰季子雖至不吾廢胸中凜凜畢竟有季子在

孫云寫事踢蹏却乃字琢句鍊工絕張云專諸此舉爲員非爲光也

儲云觀此知荆軻劍術之疎

馮云豫先摹寫詳細則臨時實劍用筆便得徑疾

王嗣也吾欲求之光吳王諸樊子也故曰我王嗣疏云吳世家吳子壽夢欲立之次季札札賢壽夢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札不可乃立諸樊諸樊卒立弟餘祭餘祭之末年吳公子光使刺王僚而自立餘昧之子也殺僚而代立世本言王嗣是世嫡之長孫也事若克

季子雖至弗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言我身猶爾身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孔疏說文鈹劍羞進食者獻體解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羞者承羞及體以相授也恐難作王黨鱄設諸實劍於魚中以進孔疏吳世家鱄諸置七首於炙魚之腹中以抽劒刺王鈹交於胸補注交鱄諸遂弒王諸亦死闔廬

札不討光或以光爲諸樊之子宜有國歟

應起筆

光也以其子爲卿。以鱄諸子爲卿。呂說當時設備如此其嚴。然終不免於禍。是明知其謀而明陷於禍矣。當時親如掩餘燭庸。使之圍潛。賢如季札。使之出聘。此光所以成篡弒也。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嫡。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故云爾。復命哭墓。復使命於僚墓。復位而待。復本位待光命。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小國。按宿遷縣西北。楚師聞吳亂而還。言聞吳亂。明卻宛不取賂而還。

王鳳洲曰。季札。蓋智人也。夷末沒而猶讓。彼見吳之俗。狠戾好戰。而僚以貪愎躁勇之性。光以狡悍忍妬之資。未嘗一日忘王位也。札欲以禮息鬬。而不能以義割恩。而不忍故熟計而舍之。非得已也。

陳滿全曰。季子終不受。則宜歸之光。不當立僚也。秉政大臣。置君出於私意。立非其立。未必不貽禍將來也。

王僚伐喪圍邑。大不仁也。一段雄心。早爲夫差黃池發端。吳既精銳盡行。楚亦傾國而禦。是吳之不得退在此。而光得乘其間。亦在此。僚就光享。備之甚嚴。在我者執鈹以夾承。在彼者赤體無寸鐵。極寫兵衛。爲魚中抽劍刺王。分外作勢。然國之人未嘗不以爲可哀也。所賴季子來歸。義旗討賊。而兵權不屬。相與委蛇。此時僚二母弟。手握强兵。何難藉以靖亂。乃聞亂出走。師徒潰散。即卻宛乘勝。直至吳都。可以正弒君之罪。而不忍伐喪。不遺一矢。傳作三段寫來。見僚之所以徒死。而光之所以定吳也。不書光弒。從告

原起

平地風波兩邊播弄

儲云先以危險中之然後進讒惟恐讒之不效即效而子惡得禍極也詩云投

也。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以直事君以和接類。鄢將師爲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惡郤宛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郤宛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酬報獻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擇取以進子常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曰無極辭司馬法。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及饗日。帷諸門左。張帷。陳甲兵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此春救潛之役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

畀豺虎豺虎不食無極足以當之

言取賂則瓦怨貨不歸已言誤師則瓦怨大功不成皆深中其隱

三代之直猶在人心

一病字結

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告子惡門有甲兵。將害已。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燒也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編菅苫也。秉。把也。秆。稾也。疏云。或取一片苫。或取一把稾。言民不肯燒之。菅古顏反。秆古但反。國人投之。遂弗爇也。孔疏投菅秆於地。弗舉火。令尹炮之。補正令尹乃舉火然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陽匄子。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楚大夫及其子弟。皆郤氏之黨。呂說宛有高見。當無極誘時。望望焉若將免之。不合有親附意。集注宛亦有以取之。避嫌不審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蒙。欺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爲下殺無極張本

他篇殺大夫。則累在君。而此則罪其用事之大臣也。前書

太子王弱。此書令尹子常賄而信讒。已提清此義。費無極兩面構禍。其作用總一律。各極其工。春秋大夫大抵彼伐吾喪。此乘其亂而楚獨得兩人焉。聞喪而還。有伐陳之子囊。聞亂而還。有伐吳之卻宛。誠荊楚之爭爭者也。乃以此爲罪。迫之自殺。寃矣。復燔其室。并滅其族。且赤其黨之族。從來屠伯慘不至此。瓦雖信讒。何一怒之深也。晉陳之族一呼罪斥。鄰費而已。令尹盡信。明明以首惡歸之。病之者恐。國人之圖已也。將上面國人說之。國人弗媿。等語。隱爲收束而已。伏下篇詠無極之根。

秋。會于扈。令戍周。〔集注〕伯禽不競。令戍且謀納公也。按戍周以善存之。晉志也。非納公。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梁邱據曰。子來。宋樂與北宮貞子。衛北宮喜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受貨但子猶受貨猶爲炊鼻之戰士鞅受貨直從季孫說起逐層比駁爲季出脫張爲季出脫云鞅以爲難盡情回覆更無轉身猶恐閉鎖不緊以鞅之願也作一縱筆忽以無成死之獨住使之失鬱自止覺炊鼻一戰還不是兒成作事也

子來。宋樂與北宮貞子。衛北宮喜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猶安天救之也。休息也。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氏以同已誣之。而鞅述之。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公雖在齊。言不致力。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用事君如在國。歸從者衣履之類。事君之義也。杜氏以書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以難納君。補注即後文賈馬此季孫之義也。公行告公至當之謬矣。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圖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白晉君。補注見小國皆欲納公

宋元爲納公卒於曲棘其子景公初立承父之志衛靈欲以其太子及大夫之子質於諸侯以求納公二公可謂大義激發矣樂祁犁北宮喜及曹滕邾之大夫皆固請於晉使正季孫之罪則君臣之義明而賊臣之膽皆落豈獨魯之利哉夫何前之齊以子猶取錦而止今之晉以范鞅求貨而還嗚呼齊篡於陳氏晉移於六卿而宋衛雖微猶守先祀然則齊晉之君卒爲魯昭之續者自取之也宋衛兩國之衆加以三小國何難討季而必聽命於晉何哉蓋北宮喜與齊豹作亂國賊也樂祁犁嘗料昭公必逐勸其君連姻賊臣與晉臣實相符契故二君志在同讎而二子遽作歸思矣

敘子家哀慘之音正反照孟懿子之忠

馮云一轉一痛不知是墨是淚

孟懿子陽虎季氏家臣伐鄆孔疏欲奪公鄆使公不得居也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慆疑也言棄君不疑使君亡者必此衆也言君據鄆衆以與魯戰必敗亡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孔疏況無鬼神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於且知近鄆地

區一會而散納公之謀寢矣賊臣知晉卿可恃遂顯然帥師聲其君之罪而伐之猶曰事君如在國乎方望溪謂此條錯簡當在二十九年鄆潰之下蓋鄆人敗而潰也即或未然亦鄆人因此敗畏季氏之甚陽虎復使人恐誘之以致潰耳則公之無依此伐之力也嗟乎何忌受業聖門而所爲如此豈止鳴鼓之攻已哉家語大戴記敘弟子無何

承令尹病之來至此益病矣

郤宛陽令終用總說

饗鄢用分說

忌名史記載學禮於孔子與左同至列傳叙弟子自顏回以下七十七人雖公伯寮之讒賊亦與而獨軼何忌蓋穢惡其人如陽虎而黜之也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國中祭祀也）莫不謗令尹（謗詛也）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郤宛）與中廄尹（陽令終）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於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在十五年）出蔡侯朱（在二十一年）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在二十年）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近也）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郤氏陽氏晉陳氏）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

幾及子矣子其危哉純以利害相恐

可爲著蔡

齊河洲曰儀禮有燕禮公食大夫禮無饗禮然聘覲二篇並連享

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在位無愆過）吳新有君（光新立也）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於國謗言乃止

字字刺入前篇子常一病字而鄢費遂以族殉然則天報讒人即以讒人之施於人者施之詩曰豈不爾受既其女遷斯之謂歟然五族之赤皆子常之播惡也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設饗禮補注諸侯爲賓有享食燕三禮享者享大牢以飲賓）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比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敵臣宴大夫使宰爲主獻獻爵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子仲之子

燕食而郊特牲云大饗尚腶脩腶斷也脩脯也先設斷脩於筵前後設餘饌故曰尚此天子享諸侯之大享也又大享君三重席而酢注體敵故此兩君相見之大享也雜記大享卷三牲于俎注不入牲故此凡享賓客之大享也

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仲魯公子慭也十二年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今行飲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宴媟也子家子乃以君出辟齊大人所以使宰獻者爲請安也其實公燕大夫之禮也齊侯何以請安以夫人欲見公當居主席故公不在坐也齊景之宴媟無禮故內寵多而繼嗣無定子家以君出禮也

二月。晉籍秦籍談子致諸侯之戍於周魯人辭以難經故不書戍周觀此則扈之會令戍周猶非口惠聖人猶有取焉魯未與其事故史無文傳特叙此以見勤王大事而經或不書職是故也

經丁亥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杜解六月而葬緩○公如晉次于乾侯晉竟內邑按今直隸成安縣東南○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子獻公

薑立六月葬鄭定公三月而葬速○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子頃公結立冬葬滕悼公

傳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杜解齊侯畀公故適晉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欲使次於竟以待命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單使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言自使齊逆君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逆著乾侯也言公不能用子家所以見辱頃之昏鞅之賄日在晉廷無益而公前此不奔晉者亦以素遭其辱也子家子據禮爭之恐晉以是爲辭耳

晉祁勝與鄔臧二子祁盈家臣通室易妻祁盈祁午子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司馬叔侯子叔游曰鄭書古書名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言害

老成練達之

言可以錯禍正直者實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言世亂邏勝）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辟邪也辟法也）無姑已若何盈曰（大雅疏云刺厲王辟邪僻下音璧）姑已若何（上同僻下音璧）盈曰（詩大雅疏云刺厲王辟邪也辟法也無姑已若何盈曰）為言討家臣遂執之祁勝賈辱荀躒荀躒（無與國事）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無與國事）

大錯中有食我在

為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以其祁盈專戮祁盈之臣曰鈞同也將皆死）懲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懲發語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叔向邑）食我（叔向子伯石）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叔向子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女也）

馮云前敘祁盈後敘食我中間夾上落下忽將兩人一總結隔作兩頭樞紐便於另敘更不迴抱此合伪舛之變格

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言父多妾媵而庶子鮮少何記言其種之不宜子也古者妾媵皆以姪娣陳御叔楚襄老及巫臣也時巫臣已死）一君陳靈公一子御叔而亡一國陳也兩卿矣（孔寧儀行父）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

子之子子貉（鄭靈公夷之妹也子貉早死）在宣四年無後而天鍾美於是（是夏姬也）鍾聚也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古諸侯）生女黮黑美髮為黮（黮黑黮之忍反）而甚美光可以鑑（髮膚光色可以鑑人）名曰玄妻（以黑故）黑樂正后夔之君長（典樂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類故戾無期謂之封豕也）有窮后羿滅之（纂夏后者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夏以妹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三代所由亡也共子晉申生以驪姬廢）女何以為哉夫有尤有禍叔向懼不敢取不公彊使取之生伯石（測義向誠不欲取而以母氏之命取而以母氏之命以叔向母）叔向（叔向母伯華妻）走謁諸姑（叔向婦）曰長叔姒生男（孔疏釋親長婦謂稚婦為姊婦嫂謂長婦為姊婦）為姒婦（稚婦）伯石始生子容之母（稚婦）其妻年長於子容之母故稱長叔姒）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

又云生蛇而羊舌氏危生豺狼而羊舌氏滅此母刻刻為羊舌憂宗祀至言名論

周云元妻絕祀令入毛骨俱悚

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祁盈爲祁奚之孫食我爲叔向之子有過當十世宥何至遂滅其族然兩族之滅滅於食我也勝臧亂內盈執之是也荀躒受勝之賂晉頃納躒之讒爲臣執主綱常絕矣夫盈之執其臣原無與於國而盈之臣遽殺之則已及於亂當此六卿樹黨志在并吞同列世家大族斤斤自守猶懼不免況於抗君命而讎殺哉傳先叙叔游之言已反照食我食我黨於祁爲盈之臣所親信能如叔游則一言自可止亂即止之不從羊舌之族無恙也乃陰爲之助而主其事於是遂殺勝臧荀躒乘機而滅二族嗚呼酷哉傳深惡食我詳叙初生之不善痛斥之蓋深慨乎賢大夫之後玉石俱焚而同歸不祀也

先叙十縣次叙十大夫隱然見二氏之鬼已餒六卿之臣交慶末段長有後於晉意正與此關照

偃匄趙武爲政由已裁斷而請於君人不得與也至韓起而政出多門荀躒士鞅輩皆得受賂不由政府而直達其說於晉侯風益下矣傳歷叙衆篇隱與襄三十一年穆叔之言相應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魏舒）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按鄔今山西介休縣東北祁今祁縣東南平陵今文水縣東北梗陽今清源縣境塗水今榆次縣西南馬首今壽陽縣東南孟今盂縣俱屬山西）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按銅鞮今沁州西南平陽今臨汾縣西南楊氏今洪洞縣南俱屬山西）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魏舒庶子）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知盈孫）爲塗水大夫韓固（韓起孫）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按孟丙一作盂丙補正漢書地里志云盂晉大夫盂丙邑以其爲盂大夫而謂之盂丙也）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勝曾孫）爲平陽大

一段總揭諸人得封之故氣方團結否則渙散無紀矣

俞云前總挈後總收中兩段於十人中提出六人又於六人中提出兩人變換有法

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二十二年辛烏帥師納敬王疏云烏即司馬督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卿之庶子爲餘子其四人者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言采衆而舉不以私也魏子謂成鱄晉大夫音專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疏遠不忘君近不偪同不偪同位居利思義不苟得在約思純無濫心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大也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大雅曰唯此文王孔疏鄭本毛詩作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必

跪時強家勢大分晉之局人皆知之故以爲近文王而彼亦居之不疑近字尚有分寸

納王逐朝由荀躒趙鞅之功前番賈辛司馬烏不過隨籍談輩虛應故事耳今特提出以著

能制義曰度孔疏言善揆度也德正應和曰莫莫然清靜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施而無私物得其所無失類也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比方善事使相從也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受也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舉魏戊等勤施無私也其四人者擇善而從故曰近文德所及遠也凌約言曰魏子舉戊誠不以黨至擬之文武克商之業豈其倫哉而舒也偃然受之不以爲僭蓋不待南面之涖而知志之荒矣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貌醜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從隨也隨使人應歛俎豆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素聞其賢故聞其言而知之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賈國之大夫惡亦醜也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爲妻御之皋澤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

荀趙兩家子弟應得受縣以鎮寨范中行之口
顏貌不揚
因賈辛有功而後舉行
命云二賈妙有關會分得停當便是養說起王室便是忠左氏每於舉賢薦士稱道不置皆本聖人之心也

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
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述如
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之言人不可無能
予敬之哉毋墮損也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
失親謂舉魏戊遠不失舉舉以賢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
忠先賞王室之詩大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
忠功故爲忠
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呂東萊曰叔向前對晏子云欒郤苦原狐續慶伯降爲皂
隸扶公室者翦除殆盡到得祁氏羊舌氏之滅所存者六
卿而已自然祿去公室故以小節觀之一時分付得當自
是可喜以大體論之則六卿分公室自此始

自趙盾以卿之適子爲公族大夫而勢家益強自魏舒以
餘子受縣而韓趙魏益富蓋祁氏羊舌氏之滅功由荀躒
故三家外唯徐吾得與乃知三家及知之黨固結於此而
范鞅荀寅之心已離於此　大書魏獻子爲政其父莊子
不居政府未能盡其設施一旦秉政當爲象賢之子何以
二氏之田不歸公室而分布諸臣想見祁氏富盛六卿艷
得而贊成其獄實不止荀躒矣所幸魏戊多才足副人望
賈辛等六子皆賢而韓趙知亦能守業不然貪如范鞅荀
寅青帖然已乎且晉伯已息而魏子猶言及勤王之功故
夫子節取之末三句乃左氏評論之辭言晉君昏懦罔知
王室而四卿强盛安識公家固將長有晉國矣其知之乎

儲云詩家比興之義化爲主文譎諫之道視戰國說士尤爲入神

孫云其諫也若不知其事其辭也若不因其言進言受言皆君子也

唐云絕妙諷諫體亦絕妙止貪法居官者宜書紳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子其大宗賂以女樂。訟者之大宗〔呂說〕行賂不是好事。然是大宗。尚見患難相恤之風。先王五宗之法。尚消磨未盡。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皆魏子屬大夫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魏子朝君退。而待於魏子之庭。饋入。召之。召二大夫食。比置。三歎。既食。使坐。更命之令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統箋〕因飲醉而不晚食。饑甚。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魏子中軍帥。故謂之將軍。疏云。晉使卿爲軍將。謂之將中軍。將上軍。故呼爲將軍。六國以來。遂以爲官名。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附注〕屬。適也。厭飽也。言適可飽足。則止。○屬之玉反。厭於鹽反。獻子辭梗陽人。傳言魏氏所以興也。

女樂爲晉悼荒淫之具。魏莊子欲辭之不得者也。獻子初入政府。餘子受縣。家益富強。得志而驕。故向以不賄聞。而梗陽宗人揣摹所欲。惟淫聲女色。足以動其心。其欲受之。原非貪利。實係驕淫也。魏戊不敢直指其過。而止言賂不當受。猶是爲親者諱。二子輕輕下屬厭二字。蓋知足而無敢多求之謂。亦謹飭而不敢恣睢之謂也。規貪鋤驕兩意俱到。可謂喻之於道矣。使魏子能守二子之言。何至南面干位。棄事而田。既死而范鞅猶旌其罪也。乃如之人。尚可與言強公室。抑私門。恢乃父未竟之緒歟。

經 戊子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杜解〕以乾侯至。不得見晉侯故。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唁公至晉不見受。高張高偃子。〔本義〕兩唁悉書。著齊侯之罪。○公如晉

此唁梁邱使之也豈以公舍齊求晉不得于晉而復至耶

叙婦人尤尹固知固復萌異志而倡此難

次于乾侯復不見受往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穀梁〕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范甯註叔倪欲納公無病而死此皆天命使魯無君爾○秋七月○冬十月鄆潰民逃其上曰潰潰散叛公〔日抄〕齊取鄆居公鄆畏齊不敢叛既舍齊而之晉故鄆亦叛之〔輯傳〕公必留人守鄆季氏導之叛公使不得復來按鄆田遂爲齊有疑亦季氏以此賂齊也

〔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杜解〕比公於大夫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祗辱焉言往事齊適取辱公如乾侯爲齊所卑故復適晉冀見恤按公方在乾侯至十月而鄆潰

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皆子朝黨也稱伯魯子終不說學〔陳傳〕天子殺大夫不書尹固之復也二十六年尹固與子朝俱奔楚而道還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子朝之餘也入於鄻周邑列勉反以叛見王殺伯盈等故叛陰不佞敗之

具有深心讀者莫作好意看

兄弟大倫於此而正然乾侯而來壞隤而去所謂太子者安在哉

盈既反正固亦來歸王當捐棄舊惡使反側自安乃遽行誅殺而趙車叛於前儋翩起於後

平子每歲賈買也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賣其馬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馬名塹而死墮塹死也公將爲之櫝爲作棺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林解〕請以作棺之費飲食從者乃以幃裹之禮曰敝幃不棄爲埋馬也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玉名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齊邑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出之產舍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留公衍母使待已共白公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公爲也爲此禍也始與公若謀逐季氏且後

曰務人爲此禍則於公衍無與以發明季氏并廢公衍之罪然清之役務人殉國亦有可觀

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大子

按汪云鄆猶未潰而左謂每歲歸屬於乾侯不亦謬乎不知昭公居鄆四年至二十八年三月始如晉不得入次於乾侯二十九年春自乾侯居於鄆齊使高張來唁爲所侮復如晉次於乾侯賈馬衣屨在鄆無聞在乾侯連年致之者正意如之奸以實范鞅事君如在國之言使晉聞之也公執其使亦揣知其僞耳　經曰公在乾侯存公也傳曰以公衍爲太子存太子也書法之嚴如此而三家之逆惡定公之不正乃炳於日星矣

二句是主腦通篇皆洗發

秋龍見於絳郊　晉國都　魏獻子問於蔡墨　晉太史　曰吾聞之蠆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

此意點出二氏

附注言人自不智無畜龍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知龍之術非龍之有智也

豢御養也　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

評豢龍

對曰昔有飂叔安　飂古國也按今河南唐縣南有飂叔安其君名　飂力謬反　有裔子曰董父　裔遠也元孫之後謂裔　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　順也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　官名官有世功

評豢龍

則以　豢水上夷故帝舜氏世有畜龍氏封諸鬷川　鬷夷氏其後也　鬷董姓

評御龍

龍及有夏孔甲　少康之後　擾　其德能順於天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　合爲四　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能飲食之夏后　甲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　更代也以劉累代彭姓之豕韋累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爲豕韋氏在襄二十四年　龍一雌死潛醢

俞云言龍所以可畜之故方知吾者工虞水火世習其事皆天地之官故精力所聚乃成明神

以食夏后。潛藏也。藏以爲醢。明龍不智。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求致龍也。懼而遷於魯縣。不能致龍。故懼遷魯縣。自貶退也。按魯縣今河南魯山縣西北。范氏其後也。晉范氏也。陸氏屬辭畜龍之說甚怪。或云古今不相及。安知無是事。雖然。此漢儒所據以明劉氏爲堯後者也。或非盡本書語矣。

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法也。朝夕思之。一日失職。有罪則死及之。失官不食。不食祿官宿其業。宿猶安也。其物乃至。設水官修則龍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泯滅也。坻止也。坻音旨。鬱湮不育。鬱滯也。湮塞也。育生也。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爵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五官之君長。能修其業者。死皆配食於五行之神。爲王者所尊奉。木正曰句芒。正官長也。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其祀重。火正曰祝融。明貌。其祀犁。金正曰蓐收。秋物摧蓐而可收也。其祀該。水正曰玄冥。水陰而幽冥。其祀修及熙。土正曰后土。土爲羣物主。故稱后也。其祀句龍。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疏云。家宮

以龍屬水官點明正意

反掉極現成卻匪夷所思

餘波不厭其

室之內。賈逵云。勾芒祀於戶。祝融祀於竈。蓐收祀於門。玄冥祀於井。后土祀於中霤。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棄廢也。疏云。先儒皆以五靈配五方。龍屬木。鳳屬火。麟屬土。白虎屬金。神龜屬水。五行相生。王者修其母。則致其子。水官修則龍至。木官修則鳳至。火官修則麟至。土官修則白虎至。金官修則神龜至。今水官廢。龍不生得。母不修。故子不至也。不然周易有之。言若不爾。周易無緣有龍。在乾☰☰乾下乾上之姤☰☰巽下乾上。姤乾初九變。曰。潛龍勿用。乾初九爻辭。其同人☰☰離下乾上。同人乾九二變。曰。見龍在田。乾九二爻辭。其大有☰☰乾下離上。大有乾九五變。曰。飛龍在天。乾九五爻辭。其夬☰☰乾下兌上。夬乾上九變。古快反。曰。亢龍有悔。乾上九爻辭。其坤☷☷坤上坤下。坤乾六爻皆變。曰。見羣龍無首。吉。乾用九爻辭。坤之剝☶☷坤下艮上。剝坤上六變。曰。龍戰于野。坤上六爻辭。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物謂上六卦之所稱龍各不同也。今說易者皆以龍喻陽氣。如史墨之言。則爲皆是眞龍。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問五官之長皆是誰。對曰。少皞氏有四叔。

詳乃足相副

社稷點得錯綜

孫云張華博物志王嘉拾遺記遜此典奧

少皞金天氏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能治其官使重爲句芒。木正該爲蓐收。金正修及熙爲玄冥。二子相代爲水正世不失職。遂濟窮桑。少皞之號也。地在魯北。此其三祀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死皆爲民所祀。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犁爲火正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其工在太皞後。神農前。以水名官者。其子句龍能平水土。故死而見祀。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方答社稷。故明言爲社。稷田正也。掌播殖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附注賈鄭皆以烈山炎帝之號。即神農。杜誤。自夏以上祀之。祀柱周棄亦爲稷。棄周之始祖。能播百穀。湯既勝夏。廢柱而以棄代之。自商以來祀之。傳言蔡墨之博物

豢龍之說。非左氏本文。陸氏疑之是也。夏自少康中興。八傳至孔甲。史記稱其德衰淫亂。諸侯畔之。則失德甚於太康。三傳至桀而亡。乃謂其德順天。天賜以四龍。是以暴爲仁也。孔疏五靈配五行。引漢儒緯書。殊不足信。孔子之贊易也。潛龍則謂龍德而隱。見龍則謂龍德正中。飛龍則謂雲行雨施。龍固與天爲體矣。夫安得而豢之。其可得豢之者。必非聖人之所謂龍。周本紀云。夏后氏衰。有二龍止於庭。藏其漦。歷殷至周。厲王啓櫝。童妾受之。遂生褒姒。此似龍者耳。非龍也。故爾雅不言龍。周官無豢龍氏。而謂其水官不脩。是殷周之聖王不如夏季之孔甲。尤不足信也。漢儒據此一官。以漢爲堯後。因於士會歸晉篇。增其處者爲劉氏一語。信斯言也。史公嘗引豢龍於夏紀矣。其於高祖。宜早附於神堯之後。何以姓氏里居之外。不置一辭耶。則劉歆葬之附會。無疑也。鄭語云。彭姓豕韋。則商滅之。而范

此時政出多門刑書改作不由政府

含范鞅共事

自唐叔以來世守先王法度

棄是度三字已含范宣子刑書但不說明留在下文

句自稱其祖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已與史墨相左杜氏雖委曲通之總爲臆說故知史墨之言非左氏之本文也

冬晉趙鞅（趙武孫）荀寅（荀吳子）帥師城汝濱（晉所取陸渾地按今河南嵩縣汝水在縣南）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服云鼓量名附注王肅家語註三十斤爲鈞鈞四爲石石四爲鼓蓋用四百八十觔鐵）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位次也）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僖二十七年文公蒐被廬修唐叔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棄禮徵書故不尊貴疏云民知罪之輕重在於鼎矣貴者斷獄不敢加增犯罪者取驗于書更不忘上）貴

另提意更醒透而文勢亦曲折

俞云見微知著之語

何業之守（民不奉上則上失業）貴賤無序何以爲國（呂說春秋之末周室法度尚在文公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雖求切近要速效亦未能全變到這裏方始敢變使叔向在見他國鑄刑書且詒書責之晉有所畏必不敢鑄刑鼎）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在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賈季箕鄭之徒遂作亂故曰亂制）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即蔡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按范氏刑書已毀其惡已沒矣今復行之是加范氏之惡而中行與范氏當更代而亡）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鑄刑鼎本非趙鞅意不得已而從之若能脩德可以免禍爲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人朝歌以叛）

晉執政至范匄霸業已衰其所著刑書大抵峻法威衆不比子產之刑書斟酌時宜也又匄最貪以重幣剝諸侯酷

以濟貪至趙文子一洗弊政輕諸侯之幣刑書之鼎當在此時范鞅荀寅求貨者也欲復宣子之厚幣湔法宣子之嚴刑所謂亂獄滋豐賄賂並行也頃既孤立舒復無能范鞅主之趙鞅荀寅行之而刑鼎以成夫子以爲刑鼎不可鑄即叔向告子產之意而宣子之刑書尤不可鑄於鼎分作兩層寫史墨央范中行必亡法范氏之奸增范氏之惡即以禍范氏也

經　己丑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杜解釋不明也）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子定公午立）秋八月葬晉頃公（杜解過也）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傳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也（杜註以非公爲責公之妄微過爲明公之過臣子遂君而反歸罪於君則悖也傳謂不先書公在於居鄆次乾侯之日必至此而後書者蓋鄆邑公居鄆猶居魯也即公次乾侯亦歸鄆也不得謂之非魯君也至鄆潰而久於乾侯疑於非魯君矣故書公在存公也穀梁曰中國（猶云中國）不存公之義如唐中宗貶於房州疑於非帝矣綱目書帝在房州亦存帝也乾侯晉地且以明晉人拒公之過致在乾侯而不得至其國都也）

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在襄十五年）今吾子無

提出禮字

伏有豐有省

加固可慶之亦不討

一陪更理足

貳何故（弔葬共使）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隨時共所求）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附注）謂軍旅喪葬之事出人意外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紼輓索也禮送葬必執紼）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附注）言不得備數大國之惠亦慶其加（慶善也謂善其君自行）而不討其乏明底（致也）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在襄二十九年）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少年少也）（附注）言位卑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安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傳言太叔之敏）

不書如晉微者也季孫方媚晉而使微者共葬何也盟主之喪列國皆至保無談及魯事諸卿或大義相責而吾大夫遽改逆志皆非季孫之利望溪所謂身不能親恐諸卿之反已也故使才吏如申豐者將事不特保其無他并可排解諸國然而不畏無禮於晉者何也望溪謂晉政在家國體不恤非也舒能責鄭獨不能責魯耶吾以爲亦鞅躒受其無咎也

晉世主盟無事不僭天子故喪葬列國小侯執紼此時魏舒欲諸侯一來以誇新政而鄭省而又省所以哆然有辭也太叔逆知其意以禮折之且舒以前此納王爲晉功獎

將以害吳與吳光將以伐楚映照

賞賈幸侈張其事太叔提出靈王之喪直刺其心以爲向日天王告喪何嘗得徼晉君而今日相率朝楚未卜孰爲盟主宋盟之後晉已甘服荊蠻吉在此幸矣嘵嘵何爲於是舒等不能致喙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十七年奔故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徒大封與土田定其所徙之居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二子奔楚楚使逆之於竟也養即所封之邑按今河南沈邱縣東有養城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城養取於城父與胡田故胡子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謂不與吳構怨猶懼其至吾又彊坊本作疆非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讎謂二公子吳周之胄裔也而

子西之諫與子胥之謀映照成敗之關在一不聽一從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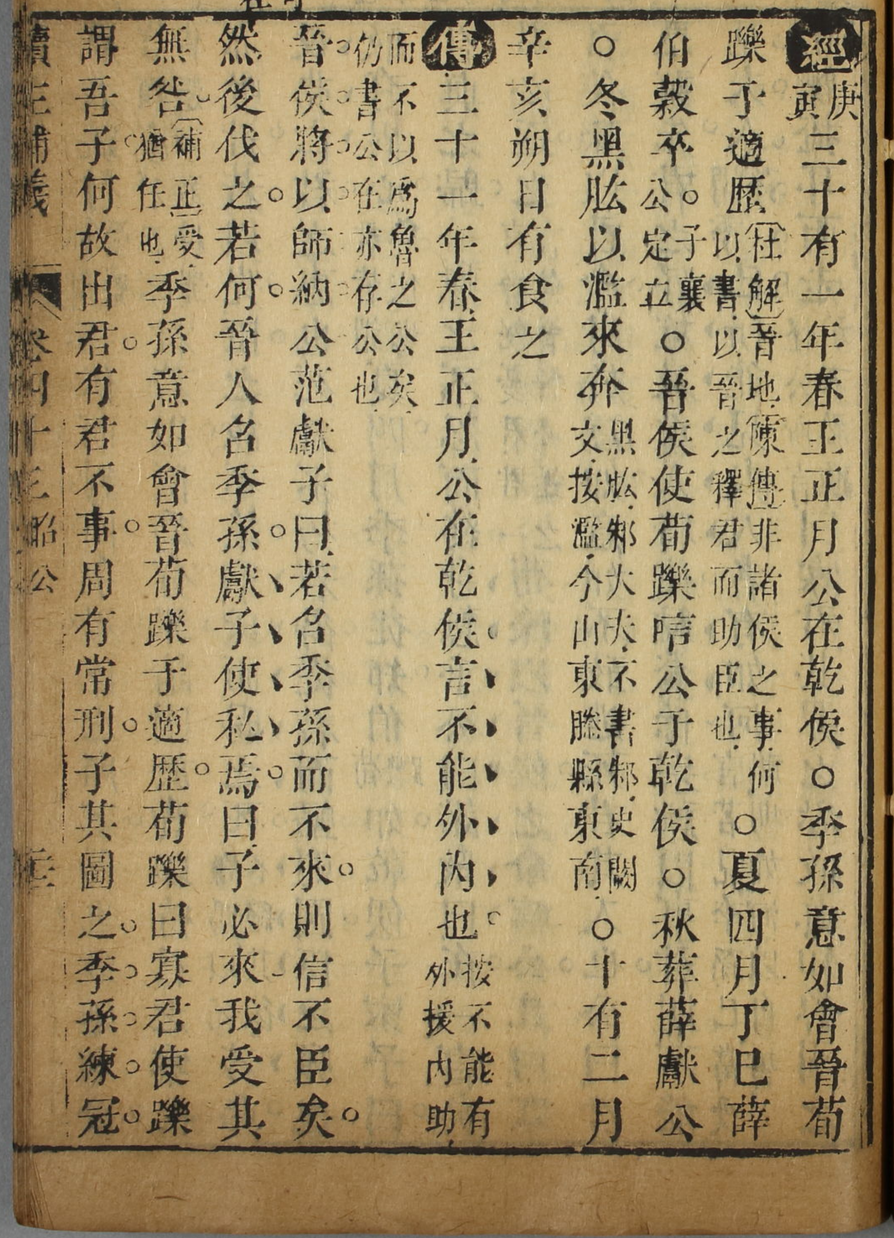
唐云無限心事藏之十年至此方吐儲云知武子之謀至楚人道敝而止此道敝之後正

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華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言其事行可知不久我盍姑億安也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善惡之歸將焉用自播揚猶勞動也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防壅山水以灌徐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斷髮自刑示懼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城父也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在二十年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猶勞也焉一師至

大有事在歐公西邊事宜狀云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無時輟停本此唐太宗曰多方以誤千章萬句不出此一句

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罷於道亟數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爲定四年吳入楚傳

吳能用子胥銳意復讎楚不用子西莫適任患使能安其族姓無隙可乘則以逸待勞吳之所以罷楚者適以自罷安在大克哉子西是子胥敵手英雄料事相埒乃子重墮巫臣之術而囊瓦又墮子胥之術執政衆而乘雖有子西不能用也　諸侯不生名章禹獨名者以既服吳而奔楚無與復之志也斷髮攜夫人迎吳子一段正發明徐子書名之義徐伯益之後周滕王時徐偃稱王僭王討之奔越而死不絕其祀東遷後復僭號檀弓駒王是也自僖十五年後世服於楚卒爲吳滅



經 庚寅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任解〕晉地〔陳傅〕非諸侯之事何以書以晉之釋君而助臣也○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子襄公定立○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黑肱鄭大夫不書鄭史闕文按濫今山東滕縣東南〕○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傳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按不能有外援內助〕而不以爲魯之公矣仍書公在亦存公也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名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而出再拜稽首曰君夫人不祥不能事宗廟以干大禁敢告罪寡君之命使意如以告曰昔者周公右王室王室賴之以尊魯公相王室王室賴之以寧今王室實蠹而寡君不忍其死敢盡情無他〔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

敢有異心已上是釋經季孫會荀躒已下是釋經荀躒唁公而公之不歸在指河一誓尤在在一言矣四字

荀躒特來說知耳豈能逐

麻衣跣行（秋解示憂蹙）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言願事君君不肯還不敢辟罪）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雖賜以死不絕其後）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君皆謂魯侯也）夏四月季孫從知伯（荀躒）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言晉既憂君君一言使晉晉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謂季孫）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言若見季孫已當受禍明如河以自誓）荀躒掩耳而走（怪公所言示不忍聽）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

季孫哉昭公猶據常理全昧事機

一乘入更下下策不如不歸長留義憤於天地間

難（言恐獲不納君之罪今納而不入何敢復知耶）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歸攝君事補注見晉卿黨於季氏昭公所以不得歸國）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傳言君弱不得復自任按魯師二字知季孫以師從賊臣之計周矣）

昭公屢至於晉不得見晉侯時魏舒執政不爲一言然猶曰晉君無志言之無裨也乃晉定初立毅然有强公室誅賊臣之心時爲舒者將順其美合諸侯以誅逆賊否則帥晉師討之立昭公而還即乃父與知武圍彭城討魚石之烈也鞅躒何敢參末議而便其成乃夷然無事而定公之志竟爲鞅躒所移是舒亦鞅躒之徒絳之不肖子也蓋齊晉不難納公而難於誅季季誅則亂臣賊子之黨孤而心

膽震矣指河爲誓是絕其納之之路也然而不得爲公咎也少康一成一旅猶足中興昭能自立安在不可復國如必隱忍相從寄性命於兇頑之手不過稍緩須臾耳豈足恃乎無如昭公中材以下之人更無望於振興故家羈輾轉於最下一策忍得一慙勝於客死及荀躒已歸猶作左師展之謀原非得已也孰謂人君討亂不克當與賊臣歸國甘心聽命而不辭哉

亂臣賊子至意如而愈工愈狠既不立君公行公至必告於廟鄰國弔葬必以君命遣使且歲歸馬及衣屨恤及從者臧昭逐季不以爲讎爲之立後遇齊晉之使則卑辭謝罪此從來亂賊所未有者故黨於季者以爲事君如正國也卒之昭公客死毒矣哉然魯守信義雖賊臣不敢顯然動於惡厚自塗飾以媚於國人猶秉周禮之一驗也

只兩吳師還而子胥前一段策如見

薛伯穀卒同盟故書入春秋來薛始書名故發傳經在荀躒唁公上傳在下者欲魯事相次私考薛世服屬於宋魯以宋屬待之而禮畧故喪不赴此赴喪弔葬一如列國者蓋魯田在漷水者與薛相關有疆事焉故爲三家所私厚也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皆楚邑按夷今在亳州故潛城六城今在壽州俱屬江南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沈尹戌右師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謀在前年

此即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以道敝楚者也始用子胥之謀讀此思伍奢楚君臣旰食之言倍見字字精神

名字一篇之骨

一語開下

求名不得欲蓋名章就正面說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黑肱非命卿故曰賤許氏曰邾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是黑肱也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有所謂有地也言雖有名不如無名已止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病也見義則爲之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補正王應麟曰求名不得如向戌欲以弭兵爲名而宋之盟其名不列欲蓋名章如趙盾僞出奔崔杼殺太史將以蓋弑君之惡而其惡益著推此類言之可見謹嚴之法求名非獨齊豹名章亦不止三叛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守先人嗣言其尊按齊豹乃齊惡之子公孟雖奪其司寇與邑有役乃反之則仍爲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求名而不得也二十年豹殺衛侯兄欲求不畏強禦之名邾庶其在襄二十一年莒牟夷在五年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春秋叛者多唯取三人來適魯者三人皆小國大夫故曰賤此二

兩段是從反面說　儲云聶政姊不惜一身以成弟之名國策史記皆表章之非深于春秋者　唐云瀟疎淡遠史公貨殖游俠叙與此神似

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物事也肆放也齊豹書盜懲肆也三叛人名去貪也若艱難其身身爲艱難以險危大人在位者而有名章徹按言書名而不書盜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攻猶作也奔走猶赴趨也按言不足徹作難之人歸義謂危險大人以求不畏強禦之名也當日衛摯驕橫齊豹殺之苟非聖人原其心誅之彼且自謂以一身除一國之害雖死猶榮傳所謂有名彰徹者是也聖人斷案一定凡假公義以洩私憤者懼矣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謂不書其人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盡力爲之不顧於見書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無禮惡逆皆數而不忘記事之善者也數所主反故曰春秋之稱林解權衡也尺證反微而顯文微而義著婉而辨辭婉而旨別上之人謂在位者能使昭明附注上之人能使春秋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專就黑肱書名上立論并爲三叛人總結通篇以賤而書

名爲主。又以齊豹之求名不得。陪出三叛之欲蓋名章。皆所以懲不義也。先儒攻此。不遺餘力。愚謂春秋書盜者四。尉止、齊豹、公孫翩、陽虎。尉止、翩、虎本當書盜。惟豹爲大夫。似不得與三人同故抽出言之。言齊豹若但書名而不書盜與自相殺一例。猶以大夫待之。則誅惡不嚴。非謂豹貞欲聖人書名。亦非謂凡自相殺者書名以予之也。三叛人欲蓋名章者。極言不願有名爲後世指摘而以地稱名。名不能隱。非謂三叛豫知夫子修春秋以地賄魯而屬夫子不書也。左氏語極圓活。讀者勿自泥。

春秋之稱傳已於成十四年詳言非聖人誰能脩之。至此重言之者。欲上之人昭明春秋也。上之人指當時之君相。蓋春秋爲國史。非學者所得見。經聖人之筆。則羣奉爲經。左氏爲史官。既與聖人共事而聖人既卒。因而作傳。又欲其宣布國中。使人人見聞爲萬世法。左氏之志在表章春秋之稱傳。已於成十四年詳言非聖人誰能脩之。至此重言之者。欲上之人昭明春秋也。上之人指當時之君相。蓋春秋爲國史。非學者所得見。經聖人之筆。則羣奉爲經。左氏爲史官。既與聖人共事而聖人既卒。因而作傳。又欲其宣布國中。使人人見聞爲萬世法。左氏之志在表章春秋之稱傳。已於成十四年詳言非聖人誰能脩之。至此重言之者。欲上之人昭明春秋也。上之人指當時之君相。蓋春秋爲國史。非學者所得見。經聖人之筆。則羣奉爲經。左氏爲史官。既與聖人共事而聖人既卒。因而作傳。又欲其宣布國中。使人人見聞爲萬世法。左氏之志在表章春秋之稱傳。已於成十四年詳言非聖人誰能脩之。至此重言之者。欲上之人昭明春秋也。上之人指當時之君相。

士句趙鞅不知己爲何等人句以世卿而謂不朽于世鞅以夜夢而謂謫見於天皆可笑也

吏記載歡夢登天聞釣天之樂可見此東。故知必吳入郢也。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變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贏而轉以歌。轉宛轉也。贏力果反。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簡子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釋曰食之答而不釋其夢。入郢必以庚辰。庚日有變。日在辰尾。故曰以庚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日月合朔於辰尾而食。補正傳氏謫辰。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郢。日月在辰尾。辰尾居東。吳在楚東。故知吳入郢也。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變

人慣有非非之想

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爲占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之仇敵唯吳故知入郢必吳火勝金者金爲火妃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也

經 辛卯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按杜云公遣人誘闞取之趙氏云魯羣公墓所存取之以展孝思不知失鄆已久安得有一旅之助而取之豐氏謂晉定以闞予公則應書晉人取闞皆未可據也李行簡謂魯人以闞予公而公取之是也三家同逆孰哀其窮但齊晉既絕因而之吳之楚恐生他變以闞與之使食稅而不居其地書公在乾侯取闞則非兵力也猶書取非季氏所得與也○口暫反 ○夏吳伐越

○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杜解 世叔申世叔儀孫也國參子產之子疏云明年始城此未城而已書者本以城事名集因集而書耳謝氏曰書城成周善之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十五日

傳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 杜解 謂子家羈言公不能用其人故於今猶在乾侯

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 自此之前雖疆事小爭未嘗用大兵 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 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 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 補正 吳越雖同星紀而所入宿度不同故歲獨在越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 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 天子曰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 謂子朝 並有亂心以爲伯父 謂晉侯 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 謂二十三年二師圍郊 勤戍五年 謂二十八年晉籍秦致諸侯之戍至于今 余一人無日忘之 念諸侯勞 閔閔焉 憂貌 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 王憂亂常閔閔冀望安定如農夫之憂飢冀望來歲之將熟 伯父若肆 展放也 大惠復二文 文侯仇文公重耳 之

人郢之事未成沼吳之兆已著

此詔憂深思遠字字懇摯且恐徵怨于民藹然文武遺意

陳云藉使成周又有稱亂如子朝者更遷何地道在脩德化好耳

入告極其恭謹彷徨周名遺風忽插叙魏子干位已

業弛周室之憂弛猶解也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作成周遷殷民以爲京師之東都所以崇文王之德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按一舉而三善備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名也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庸功也先王之靈以爲大功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云欲罷戍而城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韓不信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衰差也序次也於是焉在在周所命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尋平

露衰晉強臣面目欲假而不能矣然得此波瀾文勢曲折

字字實際方收束得一篇大文

卯盟魏子南面居君位衛彪傒衛大夫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詩大雅戒王者言當敬畏天之譴怒不可遊戲逸豫馳驅自恣渝變也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補注傳見狄泉之盟所以不書魏舒所以不序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計所當城之丈數也揣高卑度高曰揣度厚薄仞溝洫度深曰仞仞而慎反物土方議遠邇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遠近之宜愚按相土之方面知南近某國西近某國非如他處作邑以定方位也量事期知事幾時畢計徒庸知用幾人功慮材用知費幾財用書餱糧知用幾糧食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孔疏令諸國各出若干役築若干丈書以授帥帥諸侯之大夫而效諸劉子效致也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臨履其事以命諸侯

平王東遷都王城則王城乃京師也敬王避子朝餘黨欲遷成周時都猶未定不得言京師既城而定都於此乃謂

之京師故定元年執宋仲幾於京師即成周也胡氏言書成周不書京師與列國等夫黍離降爲國風豈自今伊始其說非也或又謂重貶諸侯大夫大夫專政亦非始於今日蓋諸侯勤王大夫任役衰世之盛事也傳體經義提出天子曰三字儼然周室盛時詔命敬王爲成周始遷之君而劉單爲之佐居危思安比之農夫墾歲想見君臣憂勞王室俱有怵惕維厲之心焉晉人私議則曰天子實云其告於王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則周室聲靈人心猶繫而彌牟令役事事加詳尤見非徒辭命之恪恭也東周何不可爲哉此夫子憮憮於行周道而大書勤王之績也

或謂成王營洛邑爲東都周公有遷洛之意未聞可以容盛時之臣民而不可以容衰落也不知狄泉之水本在城外城成周乃遶之城內則村云成周狹小請城之者是也然後知其功程浩大非是年一會之諸侯所能刻期竣事矣　求諸侯莫如勤王舅犯之言霸者之事也不如成之後弗與知此范鞅之論小人之心也小人能爲君子之行聖人與之

二月公疾偏賜大夫從公者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玉器疏云刻玉爲一環一璧輕服之服好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已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不薨路寢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子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

八年結局於此

[illegible]簡子一問有無君之心乃幸之非惜也周氏謂有怪不討賊意不知鞅矣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陪貳故天有三辰謂有三地有五行謂有五體有左右謂右有妃耦謂陪貳妃音配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以貳魯侯爲日久矣胡氏曰天生季以貳君豈生季以逐君耶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補注黨逆附篡之辭不可爲訓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詩小雅三后虞夏商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乾下震上大壯震在乾上故曰雷乘乾天之道也乾爲天子震爲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猶臣大強壯若天上有雷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林解好娠也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嘉名聞於世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

[illegible]子器與名[illegible]人而假之非一世矣如墨之言爲昭公者只可坐待其亡而已否亦忍辱聽命于季氏而已豈篤論哉篇中不責其不能自強而責其不能順受豈知聖人用魯三月大治乎

二語的是名言

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立僖公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illegible]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失國權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王氏左逸史墨小人哉六卿固弁髦晉君而墨又從臾之三晉瓜分墨其爲削乎此公薨傳受賜反賜寫得字字哀慘從亡者思公復國與魯政而旅舍欷歔相與訣別君既客死臣盡流離傳曰言失其所也五字聲淚與俱以反振起史墨一大段文字衛獻公之出師曠告晉悼公謂其罪在君猶曰爲君言之也昭公之出史墨對趙鞅亦謂其罪在君且云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此語湯武之放伐則可而以語魯事且以告

鞅其教猱升木乎史墨不足責左氏何以錄是文蓋是時晉定志欲有爲魏舒稍知廉恥而總無一人曉以君臣大義蓋止知私家罔識公室才如申豐而爲季孫行賄善諫如閻沒女寬而不爲其主一言淹博如史墨且與亂臣同喙況其他乎冠履倒置更無一人敢爲指斥引易引詩祗爲變亂是非之具已耳嗚呼春秋之始列國不知有天子春秋之終列國并不知有諸侯有霸而周室之尊恃乎强國之令無霸而諸侯之命懸於賊臣之手傳之所爲浩歎也末段提出桓公文姜凶逆之人而季乃昌後文宣失政政在於季馴至昭公四世無民名與器早已假人何慘有今日乎此雖言魯事而若晉若齊胥結穴於此矣

終

讀左補義卷四十四

受業毛昇增參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埭　埴　挍

定公一

〔孔疏〕魯世家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史傳不言其母以敬王十一年即位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經　壬辰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杜解〕公之始年而不書正月公即位在六月故疏云六月即位而人年即稱元年者史官定策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漢魏以來雖于秋冬改元史于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于古也晉執人於天子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書其執不書所歸按大夫專執於是始〔本義〕不書正月以定公未立爾無他義也〔質疑〕月之從時首月無事則書春王二月二月無事則書春王三月隱莊之篇可考也定元年春王連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句穀梁以定不得正始則桓莊僖繼弑均書正月獨得正始乎○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告于廟故書至戊辰公即位定公不得以正月即

此篇爲執仲幾傳建天子三字通篇樞紐蓋尊王大義而舒不復命死暴其愆張不及役豫料其禍則仲幾之執實自取之亦以首尾陷出中權

位失其時故詳而日之○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高氏曰薨半載餘始以喪歸歸及踰月而遽葬魯臣子無恩於先君如此○九月大雩過也○立煬宮煬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書以譏之疏云謚法好內怠政曰煬○煬羊讓反○冬十月隕霜殺菽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殺梁〕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

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杜解〕涖臨也代天子大夫爲政衛彪傒衛大夫曰將建天子立天子之居而易位以令非義也按前篇干位杜云干君位晉侯不在舒輒南面也元年申命城築天子使畿內大夫原壽過主此役則主號令者當是原壽過而舒以已涖政居過於諸侯大夫是改易上下之位補正合爲一事誤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韓起孫不信及原壽過周大夫而田於大陸焚焉禹貢大陸在鉅鹿北嫌絕遠疑此田在汲郡吳澤荒蕪之地火田并見燒也〔爾雅〕廣平曰陸按吳澤

也

俞云舒奸位而廢命仲幾推諉高張怠玩薛宰忿爭女寬妄議嘈嘈雜雜周不王晉不覇景象俱在目前

儲云將舊職二字折開想見驕誕

陂今河南脩武縣北還卒於甯近吳澤今修武縣治西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范獻子代魏子爲政去其柏椁示貶之按范鞅暴其惡非知有天子也欲翦除同列耳孟懿子會城成周〔補注〕前年冬會而令役新年乃赴功無再書之法庚寅栽栽設板築才代反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欲使三國代宋受功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固曰從舊薛舊爲宋役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皇大也奚仲爲夏禹掌車服大夫奚仲遷於邳下邳仲虺奚仲之後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奉也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言居周世不得以夏殷爲舊爲宋役亦其職也按宋不知尊王之義而委功於薛罪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言范獻子新爲

張云使子產叔向當此面折之有餘矣歸視諸故府此當事者不學之過

違天違人與徵人徵鬼相映然晉人但知周不可支而不知晉不可支也

政未習故事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求故事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山川鬼神盟所告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典籍故事人所知也宋徵於鬼取證於鬼神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開寵過分則納受侵侮疏云商書說命無啓寵納侮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知以歸不可故復歸之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輯傳周衰諸侯之大夫猶相帥以從王事得變之正也晉人執仲幾猶以王事討有罪亦變之正也齊高張後不從諸侯後期不及諸侯之役晉女叔寬女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既厭周德萇宏欲遷都以延其祚故曰違天諸侯相帥以崇天子而高子後期故曰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也爲哀三年周人殺萇宏六年高張來奔起

前城成周予諸侯之功然但據初令而其事未詳也此篇

爲執仲幾傳而補叙前篇所未及易位而令棄事而田何嘗以王事爲意舒之心死久矣宋不受功齊不及事皆舒啓之也仲幾自有可執之罪然大夫執大夫於京師而不請於天子則肆甚也周衰極矣正賴搘拄之人而罪萇叔之違天是隳忠義之氣長亂賊之風柳子厚趙東山皆非之而不知傳蓋述之以發明此舉萇叔之力也前篇從王使富辛石張如晉說起未嘗提出立議何人篇末點出效諸劉子以見主其事者劉子也此點萇叔支天以見與其謀者萇叔也又與齊高張並叙者何也晉伯將息惟齊是望城功尚不及赴安有繼伯之志夫有志支周者轉得其咎勢有可爲者竟無其志遂使女寬之邪說幸中豈非天

哉此傳之意也　一部左傳處處以天爲樞紐春秋亂世之天道也隱四年鄭伯曰天而既厭周德矣已提全部之綱自此授楚與晉夙盛衰休咎一舉歸諸天及霸功息周室微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故聖人不得已而作春秋是全篇結穴　補正云魏子涖政卽上年南面之事庚寅卽已丑之明日其說本啖助而實非也此傳首言正月辛巳則庚寅距辛巳十日距前年十一月己丑六十日矣諸儒不闊上有辛巳之文故爲異說耳先計丈數物土慮材以令於諸侯而器物不能卽集故遲之兩月而後具也且欲舉前城擴大之惟其器用人功豫集故三旬可畢不然能如是之速哉仲幾不爭於前者歸與君卿謀之不言不受命而云不受功蓋爭於臨時也

晉自文公被廬之蒐每一執政卒則必大蒐簡帥主將副貳秩然分明雖緜上之蒐范匄猶讓中軍於荀偃皆其君主之而軍無專屬權不下移也自荀偃卒范匄爲政而大蒐簡帥無聞焉蓋各將其軍位則以次而更軍則一成不易而君柄隳矣然一執政卒傳必大書一卿爲政則舉國聽於政府雖君如弁髦政令猶出於一也自魏舒卒范獻子代之傳但云晉之從政者新嗣後並不書爲政之人蓋六卿各不相下事權分屬而瓜裂之勢成君子所以深責晉平也

夏叔孫成子婼之逆公之喪於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

非季孫懸首國門即昭公旅櫬歸國勝似一騎而還仰而賊臣指河一誓可謂不負前言不敢爲卿命出季孫是僞命也安得相見

廢衍立宋三家之議已定

韓云前不能歸魯君今安能立出亡之公子故曰勿敢知

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衆事皆諮問子家子〔補注〕子家亟言於季孫蓋欲季孫改過逆公歸耳〔呂說〕非子家忠誠何以得季氏之信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補注〕不見叔孫絕季孫也幾音祈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出時成子未爲卿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言未受昭公之命詭辭以距叔孫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二子始謀逐季氏疏云逐季公衍不與謀季欲俱廢之故言此若公子宋昭公弟定公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惟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叔孫成子名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貌出謂以義從公與季氏無實怨〔毛傳〕貌者禮也謂禮當從公寇而出者行可也與季氏爲寇讎者自可去

從亡者無一肯還想見秉禮之國同讎一氣皆子家子風之也

兩生不能事凜然斧鉞

孔子爲司寇於魯是絕大事却預於此處帶叙一筆而夾谷之會

若羈也則君昭公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補注〕晉語欒共子辭曲沃武公曰且君知成之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語意正相似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出奔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癸亥昭公喪至五日殯於宮定公乃即位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闞魯羣公墓所在也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疏云公氏公之墓宅猶言將溝公氏榮駕鵝魯大夫榮成伯駕音加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旌章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爲惡謚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林解〕信明也以自明其不臣之迹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明臣無貶君之義〔林解〕自昭公墓外爲溝使與先君墓合

乳某相不必
勞起爐灶變
乳無端何從
捉摸

子家之復昭公非意如之願也而云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非由中之言也所以明公自不肯歸以卸已罪耳又欲子家爲已用而啗之以立後夫立後之事臧孫納蔡以求而孟叔二氏背公義而不顧者恐無後也羈以爲君父之讎不共戴天先人雖餒必不向亂臣賊子求食而飄然竟去豈非國爾忘家者哉蓋抱石碏甯俞之忠而賫志以沒是可悼也其立君也提出卿士大夫守龜見公論不容昧天道不可誣必天人交予而立之天人交棄而廢之季能違人其敢違天以羈不敢知遞過點出寇字意如寇其君并寇其太子諸臣袖手而觀皆可誅也以羈將逃也四字扶豎天經地義一片孤忠自盡爲故君之臣子而已從

公者皆自壞隤而反便是子家同亡或謂不見子家結局者非也季孫拒君於生前且絕君於死後榮成伯兩聲其罪至夫子用魯始合諸先君定公若不聞也魯君臣其忍矣而謂子家子肯與賊臣比肩事主哉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孔疏蓋就祧而禱之）九月立煬宮（昭公死於外自以爲獲福歸義立武宮猶有尊先君之意焉煬宮詛君也非不容誅）

前適歷傳平子毀容徒跣欲從公歸而公拒之甚峻及讀此數語直將意如八年事君請君歸君諸般心事揭出萬氏孝恭謂煬公爲考公之弟今定以弟繼昭猶煬以弟繼考也愚謂或者季以此爲名以掩其詛君之實而立之之故則不繫此也

周鞏簡公。周卿士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異族也。爲明年鞏氏賊簡公張本

經 癸巳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杜解〕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疏云。明堂位。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之雉門。公宮南之中門也。周禮太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於象魏。象魏。闕也。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其上懸法象。魏魏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也。○觀去聲。○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孔疏〕公羊稱子家駒云。設兩觀。諸侯僭天子。禮器。天子諸侯臺門。郊特牲臺門。大夫之僭禮也。唯言大夫。異於諸侯。不言諸侯異于天子。兩觀爲僭。禮無其文。按新作。更新踰舊也。

傳 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杜解〕傳言棄親用疏。所以敗也。天下無霸。亂賊公行。子弟一不得志。輒戕其父兄。畿內如此。天王之失刑也。

桐 小國。按今江南桐城縣北。叛楚。吳子使舒鳩楚屬國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教舒鳩誘楚。使以師臨吳。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吳伐桐也。僞若畏楚師之臨己。而爲伐其叛國以取媚者也。欲使楚不忌吳。所謂多方以誤之。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從舒鳩言吳人見舟於豫章。僞將爲楚伐桐而潛師於巢。實欲以擊楚。冬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楚不忌故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守巢大夫邾莊公與夷射姑。邾大夫。射音亦。飲酒。私出。出辟酒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奪閽杖以敲閽頭也。爲明年邾子卒傳。○敲口交反

陳云所謂多方以誤之也。漢淮陰陳船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瓶渡與吳人見舟豫章一轍

經 甲午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鄭氏曰。定公首如晉以己之篡立。懼伯國之見討。季孫從臾而行。晉以其不請自立。且無賄賂之納也。故拒之。自臯鼬納賂而位定矣。〔經筌〕自此定不復如晉。懲此之辱也。知恥於昭公遠矣。○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子隱公益立。○夏四月。○秋葬邾莊公。〔杜解〕六月乃葬。緩顧邾子之喪而強之盟。大無禮也。

唐云未究其故早已嗔怒不審確否便命執之好潔卞急如畫一路夾寫到底無一字說破至末一筆點出何等筆力以人殉葬小國猶然

蔡侯是主唐侯是賓首尾俱叙蔡侯而中間將唐侯

傳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杜解門上有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小便）焉命執之（見其不潔執射姑）弗得滋怒自投於牀廢（隋也）於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欲藏中之潔故先內車及殉別爲便房蓋其遺命）莊公卞（躁疾也）急而好潔故及是閽一微者畧施小智君死臣執貽禍無窮傳特叙此爲人君謹小慎微之箴

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於平中（晉地）獲晉觀虎恃其勇也（爲五年士鞅圍鮮虞張本）

冬盟于郯（即拔也音談）脩邾好也（公即位故脩好按邾爲魯欲脩好故新喪出會罪不在邾也）

蔡昭侯爲兩佩（佩玉也）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

作陪正極形子常之貪惡而唐侯無志不如蔡侯之發憤也

俞云自數其罪却是諷君

結出請伐楚

唐成公（唐惠侯之後）如楚有兩肅爽馬（駿馬名爽音霜）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測義二君以弱小處强暴之下侈其玩好誇示貪夫三年之止豈非自取）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按爲唐侯謀者僞請代先從者之勞先從者即先從唐侯入楚者唐侯不知其僞許之遂以酒醉之竊馬以獻）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竊馬者自拘）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隱憂約也）葉國家羣臣請相（助也）夫人（謂養馬者）以償馬必如之（林解養馬以償君必有駿馬如肅爽者）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於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言楚所以禮遣蔡侯之物不共備故）明日禮不畢（遣蔡侯之禮）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自誓言若復渡漢當受禍明如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

而請伐楚。爲明年會召陵張本。

書蔡侯沉玉之詞將歷世祖父深讎積怨一時歸逆直是不共戴天已與子胥暗合爲召陵及入郢兩大篇蓄勢。

經 乙未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子懷公柳立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杜解于召陵先行會禮入楚竟故書侵按晉楚兵交止此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毛傳歸歸於會也殺晉殺之也。姓音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纂疏此言諸侯則劉子不與盟矣復書公及著公汲汲於會後求爲此盟也按皋鼬今在河南臨潁縣界。由又反 ○杞伯成卒于會。按悼公卒子隱公乞立是年七月隱公弟遇弒君自立即僖公也 ○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蘇氏古史自白羽以來宮宇未緝卿大夫舍於隸人而百姓暴露于

外若又遷之是轉徙無窮期也彼仇讎者諜而乘之其殆哉後二年鄭滅之疑問許至是四遷矣 ○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即劉蚠也劉子奉命出盟召陵死則天王爲告同盟故不具爵按先儒以卷爲王室一人是也然謂書之猶孔子卒則劉單同功亦有告有不告耳非尊之故書之也。卷音權 ○葬杞悼公。楚人圍蔡。按滅沈故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孔圉孔羈孫士鞅即范鞅黃氏曰不恤蔡圍而伐中山晉業之卑無可望矣 ○葬劉文公。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師能左右之曰以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吳爲蔡討楚從蔡計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昭三十一年傳曰六年十二月庚辰吳其入郢今以十一月者并數閏按柏舉楚地在今湖廣麻城縣境名勝志其地有柏子山舉水 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弗地曰入吳不稱子史畧文林解郢楚都

傳 四年春。[illegible]月劉文公。杜解王官伯也 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陳傳傳明此會劉文公實爲之非出霸國之意 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

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雖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昔敗楚侯於柏舉在襄十六年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昔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析羽爲旌王者遊車之所建鄭私有之因旌于齊今鞅謂之羽旄借觀之疏云羽旄有五色鳥羽又有旄牛尾繫此羽旄於干首別有絳爲旒繆縣之于干也明日或請帶求冠故智鄭人直以羽旄與之故曰旒云繼旄曰旒釋天文郭璞曰旒旗末爲燕尾者則旄爲旗身旒爲旗尾昔會所以辱之下執之從會示其卑鄭人建此羽旄施其旒旒於晉於是乎失諸侯傳言晉無禮所以辱之下執之從會示其卑鄭人建此羽旄施其旒旒於晉於是乎失諸侯傳言晉無禮所以遂弱世紀范楊楯而宋卿執邶殿爭貢而三卿亂取賂季孫求貨蔡侯且索魯之十牢上下交征刺而國危矣春秋所以書也此則云嘖有煩亂言也此則云嘖然有煩亂仕責反其機故叙之詳嘖煩言也附注管子嘖室之議房玄齡曰言語爭之小人苟貨之小人苟寅數語已中嘖煩荀子嘖焉而不類楊倞注嘖爭也謂爭先有事謂祓禱于社謂師出先有事祓禱于社謂師出先有事祓禱于社謂師出先有事

如流佞人之光非秦漢以下能及

唐荊川曰使事甚多而文波流動故不板拙

唐云就蔡叔康叔之兄六字分說合說反說正說橫

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正也天下。於周爲睦。親厚也。以盛德見親厚。分魯公伯禽以大路。大旂。此大路。金路。錫同姓諸侯車也。交龍爲旂。周禮。同姓以封。夏后氏之璜。美玉名。周禮鄭註。半璧曰璜。封父古諸侯。漢置封邱縣。按今屬河南。其縣治有封父亭。之繁弱。大弓名。繁扶元反。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衆也。以法則周公。用卽命於周。卽就也。使六族就周。受周公之法制。是使之職事於魯。共魯公之職事。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增也。敦厚也。祝宗卜史。大祝。宗人。大卜。大史。凡四官。備物。謂國君威儀之物。典策。孔疏。謂史官書策之典。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器。因商奄國名之民。與四國流言。或逆散在魯。皆令卽屬魯懷柔之。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孔疏。劉炫云。伯禽亦命書篇名。猶穆王命君牙。卽以君牙爲篇也。少皞虛。曲阜也。在魯城內。按今曲阜故城。有少皞陵。分康叔以大路。少帛。雜帛也。綪茷旃

說豎說無不入妙

孫云前詳于氏此詳于十是互法

旌。綪茷。大赤。取染草名也。通帛爲旃。析羽爲旌。疏云。綪。同蒨。是染赤之草。茷卽旆。綪旆卽今之紅旗。茷是旗尾。旃是旗身。綪茷音倩旆。大呂。鐘名。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畛。塗。所徑也。畧。界也。武父。衛北界。圃田。鄭藪名。繁步何反。錡魚綺反。取於有閻之土。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以共王職。取於相土。按商之先君。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爲湯沐邑。王東巡守。以助祭泰山。聃季。周公弟司空。授土。陶叔。司徒。授民。命以康誥。周書。而封於殷虛。朝歌也。按今河南淇縣北有殷墟橋。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皆魯衛也。啓。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開用其政。疆理上地。以周法。索法也。分唐叔以大路。密須。國名。之鼓。闕鞏。甲名。九勇反。沽洗。鐘名。息典反。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爲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命以唐誥。誥命篇名也。而封於夏虛。大夏。今大原晉陽也。啓以夏政。亦因夏風俗。開用其政。疆以戎索。大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故自以戎法。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

俞云前極密寶得此反掉文氣逸岩先著啓商二語使蔡削色

筆緊

此段泛論同姓諸國以曹晉相比例則不尚年意更醒

又得一現成證據語語歸到晉上以媚

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毒也音忌間王室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開導紂子祿父以毒亂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上蔡素達反下如字以車七乘徒七十人與蔡叔車徒而放之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爲周公臣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命爲蔡侯其命書云王曰胡蔡仲名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五叔管叔鮮蔡叔度郕叔武霍叔處毛叔聃附注逸周書及史記皆云毛叔名鄭此作聃誤也聃季是毛叔弟曹文之昭也文王子與周公異母晉武之穆也武王子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以伯爵居甸服言小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踐土名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霸主以國大小之序也子魚所

盟主以魯長叔

復文武之畧迎合萇叔心事而隨筆折轉

起處劉文公絕大謀畧而寅之貪佗之佞皆與相反如何收煞得住故借子太叔一番正論遥映劉子而貪佞盡斥其中方結得一篇大文

言盟歃之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文公魯申僖公衛武叔武蔡甲午莊侯鄭捷文公齊潘昭公宋王臣成公或作壬王莒期茲丕公也齊序鄭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疏云盟之先同姓者惟謂王官之宰臨盟時耳踐土則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此盟則劉子在焉其餘雜盟則以國之大小爲次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道也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在昭二十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以能驕人無復怒復重也無謀非德非所謀也無犯非義

此晉人之舉而傳特書劉文公合諸侯何也晉受蔡愬而猶豫未決文公奉天子命激厲晉人檄召諸侯欲乘楚爲

吳敝政亂臣貪之會以撻之大振王靈併除子朝而十八國諸侯率師趨命卽位久服於楚之陳蔡鄭許頓胡桓文所不能盡致者皆在焉卓哉是舉家氏以爲二百四十二年周家大臣未有其匹信然也然主其謀者蓑宏王室之定宏有功焉傳揷私於蓑宏一筆又揷吾子欲復文武之略以見斯舉宏實左右之也無如晉卿方爲分晉之謀且有隆於厲公之勝楚而圖三郤也（二語木溪）故以貨阻蔡以羽旄辱鄭迫晉師先歸諸侯皆散傳首一句歸功文公以明聖經首書劉子不同凡會由於覇主之義不書伐楚本未嘗伐也猶書侵楚已入楚地不沒劉子及諸侯之本謀也或曰傳何以詳錄佞人之口且蔡仲率德改行亦以德封

便當以兄弟爲序矣曰祝鮀非禮之禮正與荀寅之告范獻者相符貪夫利口得志於壇坫之間事之所以無成也自此會後劉文貶志以啟晉伯已熄吳越主盟世變一大關鍵蓑宏猶將興周其志同於聖人而支天無益不出晉伯主結局卽爲定哀春秋無伯開端傳豈爲佞臣長聲價爲權臣嘉服善哉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歸義蔡央意報楚故盡死力滅之）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在昭二十七年伯氏之族出郤宛伯州犂之孫（語爲吳太宰以員音云）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大蔡城幾用靴尖踢倒忽轉出數百年未有之勝來奇絕

蔡侯因之四字通篇綱領正爲經一以字下注脚

司馬之計行則吳師將盡殲子胥何以不慮及此意者置之死地而後生耶傳揷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二語則楚人已疲敝不可用矣蓋舍舟淮上已是破釜沈舟未可輕議子胥計疏

前子胥云楚執政衆而乘

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唐侯不書。兵屬于吳蔡。嚭。普鄙反。舍舟於淮汭。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沿。緣也。緣漢上下。遮使勿渡。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人毀吳所舍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東之隘道。按三關之地。今在河南信陽州。於懈反。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楚武城大夫。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用軍器。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楚大夫。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沈尹戌。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三隘道之總名。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按小別山。今在湖廣漢川縣北。大別山。今在漢陽縣東北。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知吳不可勝。史皇曰。安。求其事。求知政事。難而逃

莫克任患則黑之敗謀史皇忮忌皆在料中

兩戰一是攻瑕法利在速一是攻懈法利在遲節節有子胥在內力寫子胥却無一字明說至末點出伍員必復楚國一語而全身皆見

五戰及郢奔竄幾盡未盡

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克吳。可以免貪賄致寇之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於柏舉。經所以書戰。二師。吳楚師。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子常名。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以死戰。按史皇一言喪邦。然一死猶義。吳從楚師及清發。水名。按湖廣安陸縣城西有石門山。湞水經其下。即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鬭。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鬭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林解。吳人食其食而從之。敗諸雍澨。按水名。今在京山縣西南。五戰及郢。孔疏。五戰。

者亦不可用故用燧象以却吳師君舟方得涉睢

司馬既謀而行鬬敗而反從容就義此爲入郢餘文實爲王孫由于子期鑪金包胥一班忠義先聲

謂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也相舉清發已五矣傳例皆陳曰戰奔食而從之則食者走不暇爲陳故不數也

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睢是楚王西走按今當陽縣北有沮水相傳昭王西涉處疏云芈楚姓季芈畀我皆平王女服曰季芈許嫁而字畀我季芈弟也按季即其字非以畀我爲字也陸氏誤芈面爾反睢七餘反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疏云執而牽向吳師乃放之鍼之林反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以尊畀班次處楚王宮室子山吳王子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入令尹宮也言吳無禮所以不能遂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息汝南新息也聞楚敗故還敗吳師於雍澨傷司馬先敗吳師而身被創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司馬嘗在吳爲闔廬臣是以今恥於見禽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失不知子賢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司馬已死剄取其首剄古頂反藏其

周云成然以無厭致死而復用其子與伍奢父子以讒死義不受誅者不同故子胥可以復仇而鬬辛必不可以行弒

身而以其首免傳言司馬之忠壯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楚大夫負季芈以從由于徐蘇而從以背受戈故當時悶絕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蔓成然之子鬬辛也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大雅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古頑反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弒君罪應滅宗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匿也之周室何罪補注傳見吳子與夷狄相敗不同雖齊桓召陵之役其辭令未嘗及此君若顧報周室

俞云此全是報仇雪恥之師楚怠而吳怒故長驅直入至國破矣王奔矣子胥之怨已平原非有意滅楚所以不旋踵而復其中皆伍員調撥

隨人不以王與吳全軀壩金前既不敢見王後亦不聞受賞蓋深恐中原陪臣之橫而以怙亂風世者乎

施及寡人以奬成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宮隨公子結似王逃王而已其南子期昭王兄昭公也吳人在其南子期公子結似王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陪同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非有意滅楚所以不旋踵而復其中皆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楚王若鳩安集也楚竟敢不聽命補注隨人知吳不能定楚吳人乃退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要言無以楚王與王使見王喜其意欲引見之以比王臣且欲使盟隨人與吳并欲脫子期子期辭曰不敢乘君父以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初伍員與申包胥楚大夫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

憑云通局以伍員申胥為起訖分明以必覆必興為關目

荐食上國荐數也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吳有楚則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與吳共分楚地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以事君猶事君越之功臣王室之肆也義包胥逆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而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詩秦風取其王于興師修我戈為明年無衣三章章三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包胥以

楚之危同于蔡復于山窮水盡時別開徑路都是絕處逢生兩兩映照儲云此吳子胥與子同仇與子偕行古左氏寫照亦入神

吳入郢而經于蔡侯以著國君復讎之大義傳分三截讀

蔡侯於楚不共戴天之讎也誓死必報其志豈不偉哉故

史皇以乘廣死以上爲柏舉敗囊瓦奔傳句卑以其首免以上爲入郢傳楚子涉雎至末楚所以不至於滅也從楚師圍蔡叙起晉不能卹蔡而轉使蔡滅楚與國之沈及蔡被圍而晉復不救則播遷死亡之禍應屬之蔡傳忽插伍員一段宰嚭佐之見兩人與蔡侯夙世之讎彼此印合而蔡侯伐楚之請遂若適中其隱而從令恐後故蔡侯不發一謀而吳之謀即蔡侯之謀也蔡侯不出一力而吳之師即蔡侯之師也凡吳人大敗之又敗之五戰及郢勢如破竹楚子之國破家亡其臣或奔或傷或死或欲殺或要言或哭庭牆七日雖忠佞不同自蔡侯視之皆極快心之事也庶幾可慰乃祖乃父之靈而實始於漢川沈玉一誓是以君子予其志也　或曰報讎在蔡侯恩義兩盡報讎在子胥有父子似無君臣共實不然仕楚當忠於楚猶仕吳當忠於吳即懷云平王殺吾父即蔡侯子胥復讎之志也闔辛曰君命天也將誰仇即後人責子胥當念舊君之說也夫仁孝知勇伍尚所勉子胥者傳爲提出以見子胥不殺昭王釋隨退軍一意獨往之中得彼此兩全之道故鋤强救弱勇也不乘人約仁也報滅宗之仇孝也無滅國之名知也借闔辛之語字字爲子胥映照蓋深予之也吳人責隨之辭語語嚴正曰周室何罪更極悽惋傳述之一以見吳人伐楚救蔡便是扶周一以見子胥入郢有功未嘗有罪不然司馬戌仕吳亦故君也又子戌無讎而戌獻腹

背攻吳之策欲盡殲吳師將不得爲忠臣乎傳著初司馬臣闔閭一語全爲子胥對照也傳寫子胥却不用正寫起處用爲吳行人謀楚末用我必復楚而中間夫槩兩番策戰皆由子胥設施吳人乃退亦是子胥留手無一語及子胥却無字不寫子胥也末段則蔡侯之報讎忽移於申胥庭墻哭立遂出秦師然則子胥復楚固爲蔡侯津逮而申包乞師亦鈔蔡侯藍本且楚臣乞師於秦如此之難而蔡侯一質其子吳師傾國而行可知吳之入郢正與蔡有同仇之誼也一結順取包胥之以秦師至實逆照蔡侯之以吳子入傳處處注神拔蔡釋經之義精矣　傳有班處宮語杜註脅臯班次處宮室謂師入於郢楚人奔竄居停其宮室而掠其財物也公穀誤以宮室爲妻室謂君舍於君室大夫舍大夫室而欲妻楚王之母也噫甚矣毛西河云昭王不知有母與否當其奔隨時取其妹季羋畀我以出則在王之宮無不奔者未有舍母而獨取其妹者也若大夫之挈室以奔則傳云藍尹亹涉其帑即有偶爲俘虜如葉公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是也愚謂胡傳乘亂肆淫經不書子非也蓋吳爲恤難問罪之師入其國都無可非也入郢之後但有爭奪俘掠使楚人無從安集無可予也直書吳入郢而已

史記寫子胥以剛戾忍訽四字入手故掘墓而鞭其尸是著著已甚傳寫子胥以孝仁知勇入手入楚後是著著寬

裕竊以爲子胥事惟左得其情他書皆謬賂固平之子也以强吳入隨軍已臨其公宮之南而隨人一言不交一刃遽爾退師舍其現在之子而鞭其既死之父愚者不爲且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不讓則不和吳師必亂謂爭班次奪宮室肆意俘掠其亂可乘也若鞭墓而又殺人取其妻女如楚人當日所施於諸小國者則鬬辛將明指其罪何以但曰不讓不和已乎申包胥乞師於秦亦止云薦食上國未聞別有指摘也史以日暮途遠倒行逆施誣爲子胥自言遂使忠孝自厲之子胥抱恨千載不亦悲乎然史記吳越春秋越絕諸書之誣非無故也荆楚憑陵中夏垂二百餘年天下諸侯皆束手受其屠剠聞吳人之入喜可知也故載筆者張皇其事於子胥如江上丈人瀨中女子於伐楚如孫武行師吳宮教戰於入郢如鞭平王墓此皆積憤所激爲之附會而快然於其如此也豈知皆子虛之事哉